

長篇武俠
奇情小說

雙魚與劍



中原書局出版
上海錦章書局發行

武俠長篇
奇情小說
鴛鴦劍

馮玉奇著
述
大可山人評

第七回 心血來潮受驚痘出 詩思泉湧感德情深

春天的花兒是多麼美麗呀。但一霎那的光陰。那九十春光早已匆匆的過去了。枝頭上爛漫的花朵。却已瓣瓣兒化爲落紅。飄流到水涯。委地作泥沙。這好比是我的身世啊。想我父母在日。真像花朵兒的愛着明珠兒的寶着。現在父母歿了。一身飄忽莫定。好像罡風吹落的嫩瓣兒。一忽兒東。一忽兒西。任人欺侮。受盡磨難。昨晚身被盜劫。幾遭蹂躪。幸有壯士劉洪捨身救我。方得保全殘生。天上的月兒缺了。有時暫圓。人間的花兒謝了。有時會開。祇有我那爸爸和媽媽歿了。不曉得何時再得重來。媽呀。你苦命的珠兒。現在更有何人來疼我呢。飄零的身世。淒涼的境地。女子善懷。情人多情。那夜蕊珠睡在白家莊上。耳中祇聞小鴛阿鴛鼾的睡着。自己却是反來覆去。想前想後。終不能把眼兒合攏。蕊珠本來受驚心悸。現在又復憂愁失眠。

所以到了次日下午。阿鴛小鴛都已起身。她却乍寒乍熱竟昏昏的不能起床了。一病纏身。已經是人生的不幸。又况身爲女子。病在作客。那蕊珠的心中。百憂叢生。萬愁交迸。就好比在盜的手裏。還要難過。一回兒祇見小鴛一跳一跳的進來。口中又連連的喊道：三妹。三妹。我已叫他們預備了一切。妹妹快起來吧。蕊珠睜眼一瞧。見小鴛立在床前。笑盈盈又道：昔日桃園結義。他們用的是烏牛白馬。現在我們姊妹盟心。用的却是虎肉猴腦。三妹你想。這不是很奇突嗎。小鴛說罷。把身子坐到蕊珠的床上。祇見蕊珠強作笑容。臉上留着絲絲淚痕。兩頰紅的熾炭。吸呼很是急促。口中却不作一語。小鴛覺她神色有異。便連忙用手摸她的額角。覺得好比火燙一般的熱。小鴛到此。也不禁大吃一驚。遂連喊大姊姊。大姊姊。你快些兒來瞧瞧三妹吧。她是真個病了。這時阿鴛已從門外進來。一見蕊珠的神氣。知係昨晚受驚起的病兒。因也過來在床邊坐下。輕聲兒問道：三妹。你究竟那兒不舒服呢。蕊珠把兩條玉臂擦出在被外。低低答道：姊姊呀。我熱死了呢。小鴛阿鴛聽了。都緊蹙了眉兒。不

住地搓着雙手。祇是想不出怎樣可以療她的病。可以退她的熱。後來還是小鴛有了主意。向阿鴛道：大姊姊。我聽說月兒溪上有個韋月老。是個七代的名醫。我想還是請他來瞧瞧。也許一劑兩劑便可全愈的。但月兒溪離此有十里路程。這個差使。又非老劉不可了。阿鴛道：這樣再好沒有。二妹。你快和老劉去說。我陪伴三妹好了。阿鴛聽了。便連忙回身出了廂房。找劉翫說話去。那知劉翫在院子裏。正在捲起兩袖。拿了一把尖刀。開割那隻虎兒。小鴛一見。便向劉翫叫道：劉大哥。你快不要割了。我來替你剝去皮吧。劉翫一聽。把那兩眼一環。笑嘻嘻的又把血淋淋的左手。向小鴛一擯。說道：好妹子。你不要取笑。討咱家的便宜了。咱家的皮你是剝不去的。小鴛一聽。格格的笑彎了腰道：劉大哥。人家說你是個翫子。你什麼又會變了纏夾二先生了。我說的是替你剝去老虎的皮呀。並不是說剝你身上的皮。你快不要纏夾了。劉翫道：你那裏有說清楚呢。這樣的。不明不白。咱家不是要生氣嗎。小鴛抵嘴笑道：你快不要生氣了。我有正經的話呢。劉翫道：你自己不快說。俺又怎能知道呢。小鴛

道：你們月兒溪上不是有個知醫道的韋月老嗎？勞駕你快把牲口去牽來。你騎着去請了來吧。因為我的妹妹是病着呢。劉慙道：你那裏來的妹子。你不要誑俺了。小鴛急道：那王家的小姐就是我的結義妹子。你快快洗淨了手去吧。我馬上的等着。你。劉慙到此。方知小鴛是真話。一時想起蕊珠昨晚的昏厥來。心中也十分的着急。便連連答應就去。一面急急到後院洗手去。一面又暗暗的想着。難道她的舊病又發作了嗎。祇可惜昨晚那個仙人不肯再來了。……想到這裏。他心中好像覺悟似的。哦了一聲。自語着道：這個法子我還記得啊。因立刻又匆匆的奔到前院來。對小鴛道：王小姐的病用不着去請韋月老了。祇要俺給她一醫。馬上就會好的。小鴛不信道：你別胡說了。你幾時學過醫道的。劉慙正色道：俺是昨晚向仙人手裏纔學會的。怪不得你不知道。你快伴我去瞧她吧。小鴛給他說得這樣認真。一時也信以為真。便即伴他到房裏去。劉慙一到房裏。祇見蕊珠果然睡在床上。兩眼水盈盈的。兩頰通紅。阿鴛正在床邊伴着。她見劉慙進來。忙問為什麼還不去請。小鴛道：他說能

夠醫呢。阿鶯聽了。因站起來。讓劉翫走到床前來。劉翫細細的把蕊珠打量了一番。口中便連連喊道：「這個不行。這樣子不行。」一面又叫蕊珠把兩眼緊緊閉住。牙關也要緊緊的咬着。蕊珠不知就裏。祇知他是一片好心。她便依着劉翫咬緊牙關。閉緊兩眼。說時遲。那時快。劉翫便不動聲色。霎時間猛可的把蕊珠從被中一把抱起。放到地上。狠狠的頓了兩頓。蕊珠冷不防劉翫有此一抱。一時心中大吃一驚。却驚出了一身冷汗。劉翫見蕊珠哇的一聲哭了。他便對小鶯阿鶯說道：「好了。好了。你們不要驚慌。王小姐的病明天自會好的。那時小鶯阿鶯見他這樣的一抱。就算是個醫病。真是滑稽透頂。意欲罵他幾句。却見他又並無惡意。這時又聽他說明天自會好了。真是好氣又好笑。小鶯連忙上前將蕊珠抱過。仍給她睡在床上。一面安慰她勿嚇。一面向劉翫睄了一口。嗔道：「你可瘋了。這算是你醫病的好法子嗎？阿鶯也埋怨他不該。這人家已有了病。還可以給你一驚嗎？劉翫一片好心。被兩人却反責了一頓。心裏正在委曲。忽見鳳孫璧官都從外面進來。說是來瞧劉洪的醫病。小鶯忍不

任又好笑。便向兩人告訴自己叫他到月兒溪去請韋月老。却一定要自己來醫。說是昨晚仙人教他的法子。那知他却是這樣的醫法……說到這裏。蕊珠把手一拉。意思叫她不要說。小鴛笑着向阿鶯歌眼。阿鶯便告訴了一遍。鳳孫璧官聽到劉翫叫蕊珠閉緊眼。咬緊牙。驟然把她抱起。直把兩人笑得直不起身來。珠蕊向阿鶯瞟了一眼。早羞得臉兒朝裏睡着。不敢向衆人望着。劉翫被他們這樣大笑。也頗不好意思。因正經道：這是真的最好醫法了。你們笑什麼呢。璧官道：你的醫法雖好。那調理服藥。到底是要內行的呀。我瞧你還是趕緊去請韋月老。是個正經。鳳孫道：這話不錯。你快去。劉翫見白大哥和鳳師也要他去請。他是祇好去走一趟了。此時太陽已漸漸兒西斜。劉翫不敢怠慢。趕緊馬不停蹄的跑到月兒溪去。不到一個鐘點。那韋月老早已給他請了來。小鴛把月老陪到蕊珠床前。讓他診視。韋月老仔細向蕊珠面上一瞧。祇見她臉兒旭紅。兩顴隱隱現有痘點。一面細細的便給她診脈。一面又進連的搖頭。向小鴛道：你們有誰給她受過驚嗎。劉翫站在一旁。聽了這話。

心中大吃一驚以爲王小姐的病必被他驚破了。後來又聽月老徐徐的說道：恭喜。恭喜。小姐的病已有轉機了。這個病本來是很危險的。名叫悶痘症。因爲病人心中鬱悶。外感風邪。却把一顆顆要發出來的痘子。統統被外感所包圍。一時悶在裏面發不出來。那病象就很危險了。而且這個悶痘。就是藥去開他出來。一時也都來不及。祇有把病人平空的使她受了一個大驚嚇。使過身的百脈立時膨脹。那時湊理既開。那悶在裏面的痘子。便從汗管裏一道出來了。現在這位小姐不知道有沒有受過驚嚇因爲她的痘子已好好兒將要發出了。這不是很恭喜的事嗎。劉翫聽到這裏。方才臉有笑容。鳳孫和璧官心中也好生奇怪。怔怔的望着劉翫出神。小鴛向阿鶯笑道：這真奇怪了。剛纔三妹不是給劉大哥猛可的一抱。把三妹還驚出了一身冷汗嗎。月老一聽。便即拍手呵呵大笑道：這便是個最好的醫法了。真比醫生打針還要靈驗呢。阿鶯小鴛聽了月老的話。個個咋舌。連說好險呀。心想以爲劉翫一定是知道這個悶痘症的。所以他敢大胆的幹了。這時劉翫真是得意的非凡。知道

王小姐的病。真的是被自己一抱醫好的。他心中這一喜歡。簡直要手舞足蹈起來。一回兒月老已開好了藥方。向小鴛阿鶯道：現在是沒有什麼危險的了。祇要好好兒的調理調理。那就全愈了。大家聽了。方才安心。蕊珠睡在床裏。早已聽得十分明白。由此感激劉洪。又要更進一步了。這時月老便要別去。璧官忙吩咐壯丁備馬。送月老回去。大家又安慰蕊珠一番。不覺天色已黑。外面早已開飯。菊兒走來向璧官叫一聲大爺道：請各位爺小姐們到外面去用飯吧。待婢子來伴着王小姐好了。小鴛聽了。點頭道：你也甘心侍候。一面遂拉了阿鶯的手。和鳳孫璧官劉翫走到客室。小鴛又向阿鶯道：我們告天結義。祇好改日待三妹病了再來吧。阿鶯道：這不過形式而已。祇要我們的心裏大家團結。視同手足。那形式不行也得。二妹。你又何必拘拘呢。說着。却向大家嫣然一笑。璧官道：甘小姐既和我妹子結爲姊妹。那就是我的姊妹一樣。甘兒也就是我的哥哥了。從今以後。我們便姊妹兄弟稱呼。大家切不要再客氣了。鳳孫道：璧弟的話不錯。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就是老劉。大家也兄弟稱呼。

好了。劉洪道：那不行。你倒不教我拳法了呢。衆人見他慳得發矇，忍不住笑起來。鳳孫道：傻瓜，不也一樣教你嗎。劉慳笑道：我看這樣，叫你師哥好了。因爲又是我的師父。又是我的大哥呢。璧官道：快別再慳了。大家一算年歲，鳳孫廿二歲，要算最大了。璧官和劉慳却是同年二十歲。不過璧官大了六個月。是二月裏生日。劉慳却是八月裏的生日。那時大家遂入座用飯，祇是興安過來向小鶯道：小姐，小人已先用過了飯。我家小姐多承大爺小姐操心，延醫診視，那藥方兒請給小人先去撮吧。小鶯道：對啦，你不說我正也要打發人去哩。現在就讓你去也好。說着，便把方兒叫他去撮。那晚因蕊珠患病，大家便就草草把飯用畢。鳳孫、璧官、劉慳三人，便在院中玩着月色，便指點他的拳術，又教他刀法，叫他好好兒的練習。劉慳心領神會，這倒一些兒也不慳。鳳孫心中也很喜歡。且說小鶯阿鶯回到西廂房去，祇見蕊珠沉沉的睡着，口中又不時的嚙語着。說一個女孩兒家什麼可以給陌生的男子抱在懷裏呢。阿鶯聽了，便叫他一聲三妹。她也不應。知道她是在睡夢中嚙語。小鶯望着阿鶯

道：她自從馬上給老劉抱在懷裏。我就見他一顆芳心非常的耿耿不快。今天老劉當着我們。誰知又給他抱了起來。雖說老劉是沒有什麼歹意。而設身處地。當然是有說不出的苦衷了。阿鶯道：這也難怪三妹的。但是也幸虧老劉的二次抱。不是救了她二次性命嗎。說時。又聽蕊珠隱隱的喊一聲劉大哥。以下說些什麼。却聽不清楚了。一回。又是一陣嚶嚶的啜泣。阿鶯見此情形。便想了一回。向小鶯招手。在她耳邊低低說了幾句。小鶯微笑道：我也有這個意思。老劉人雖粗蠻。心眼兒是很好的。那時已有二更天氣。菊兒已把藥煎來。小鶯一面叫醒蕊珠。叫她服藥。又叫她不要胡思亂想。靜靜的休養。那自然不多幾天就好了。蕊珠點點頭。叫大姊姊二姊姊。你們快去安睡。我此刻已好得許多了。阿鶯見她果然清醒了許多。也自放心。和小鶯便各去睡了。一宿無話。次早小鶯醒來。因心裏記掛蕊珠。她便輕輕的走到蕊珠的床前。見蕊珠呼吸調勻。臉上却發出一臉黃豆般的痘子。粼粼亮晶晶的顏色。發得十分透澈。心知月老的話果然不錯。正欲回步。突見蕊珠的枕旁露着一本小小的

日記册。子。她。便。取。來。打。開。一。瞧。祇。見。有。詩。五。章。仿。國。風。體。黑。汗。尙。新。因。便。唸。着。道。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育。我。天。胡。棄。我。一。章。
感。我。壯。士。救。我。殘。生。出。我。虎。口。與。盜。力。爭。二。章。
愛。彼。壯。士。醫。我。悶。痘。囑。我。閉。眼。抱。我。疾。走。三。章。
誰。謂。壯。士。不。知。痘。症。天。胡。我。愛。與。我。邂。逅。四。章。
我。愛。壯。士。憂。心。殷。殷。壯。士。遣。彼。實。獲。我。心。五。章。
小。鴛。唸。完。了。這。五。章。不。禁。撲。哧。的。一。聲。笑。了。出。來。心。想。昨。晚。大。姊。對。我。說。的。話。照。目。
前。的。情。形。看。來。大。概。是。很。可。以。成。功。了。這。劉。慧。的。福。氣。可。真。不。小。哩。正。在。這。時。蕊。珠。
突。然。在。床。上。翻。了。一。個。身。她。便。連。忙。把。日。記。簿。快。快。放。回。原。處。未。知。後。事。如。何。且。待。
下。回。再。詳。

大。可。山。人。奇。仙。評。

寫。花。兒。的。開。花。兒。的。落。月。兒。的。圓。月。兒。的。缺。感。到。自。己。的。身。世。曲。曲。描。出。女。子。

善懷意態。行文也好像全武行後排了一齣問病題詩的花衫戲。鬧中取靜。覺得更有精神。

蕊珠一病。完全是爲和劉翹結合張本。

寫劉翹誤會小鴛要替他剝皮。亦穿插得滑稽可笑。

寫劉翹的醫病。真發噱已極。他祇知昨晚蕊珠昏厥的病態。和現在的病態不對。他要用昨晚的方法。所以叫他緊閉兩眼。咬緊牙關。以便對痘發藥。誰知閉眼則受驚更兇。咬牙關則氣不外洩。却暗暗都合着醫悶痘的絕妙好法。事實巧。病症巧。醫也醫得巧。因此成爲因緣。真是三巧因緣第二個了。作者真匪夷所思。

自從寫劉翹的性翹入手。次卽寫他好勇。又寫他好義。劉翹真是個勇士。又是個義士。和虎格鬥不死。繆黑一箭不死。劉翹到底是個福將。不是猛將。蕊珠欲以身報之。那不是翹人有翹人的福嗎。

小鴛偷瞧她的日記。却把蕊珠的心事和盤託出。

蕊珠夢中囈語。就是蕊珠做詩的題目。

第八回 惡頭陀下山尋釁 乖劉戇破竹示威

且說木江僧自那日着了劉戇一拳。打中了背脊骨。回到鷄鳴山的六塔寺去。衆僧徒見他負傷回來。個個都來問訊。知係爲甘鳳孫同夥所暗算。前有一鏢之仇。今加一拳之恨。他坐在禪室裏。暗自的思量。這個仇恨。若不報復。這是萬萬容不得。用過了晚餐。方欲到山後方寡婦那邊去尋歡解個悶兒。突然之間。那脊骨又隱隱作起痛來。一面忙取出傷藥和酒服下。回身倒在床上休息。心中想着方寡婦的風騷浪態。真是使人樂而忘憂。但是她的容貌。到底不及那甘阿鴛的美麗啊。身材是多麼的嬌小玲瓏。武藝又是怎樣的出衆。那方寡婦實在是差得遠了。木江僧的腦海裏。既深深的映准了阿鴛的一個小影。那他祇要心中一轉。就好像見阿鴛笑盈盈立

在面前。祇見她那蠶蛾似的眉秋。毛波似的眼兒。芙蓉似的臉兒。楊柳似的腰兒。尤其可愛的是裙下雙鉤。紅菱似的不到一搨。就是她的拳術。也正是個少林的正宗。火候純青。這樣的人材。真是天上有人間少。若能把她真個銷魂。作爲終身伴侶。那真可以雲遊四海。無敵天下了。江僧想到這裏。把那報仇的心。却反而淡了下來。意欲接交了鳳孫。便可以和小鶯親近。思潮起伏。無非是淫慾念頭。一回又欲報仇。一回又欲接交。正在委決不下。忽見一個唇紅齒白的小沙陀。匆匆的進來。一見江僧。口中便即喊道：大師。現有前山下院鹿鳴大師前來相訪。原來鹿鳴大師別號六指頭陀。十八般武藝。件件皆精。尤善內功。祇是有一樣毛病。性好女色。和木江僧志同道合。所以非常的要好。當時江僧一聽鹿鳴到來。因忙叫了沙彌快快的請來相見。不多一回。祇見一個頭陀。身長八尺。頭帶金飾。面似重棗。兩眼炯炯。滿嘴鬚髭。手拿一柄拂塵。大踏步的進來。江僧連忙搶步上前。拱手讓坐。鹿鳴開言道：連日不見。道兄不知作何消遣。江僧吐了一口怨氣道：賢弟不要說起。愚兄爲了甘鳳子。前日已

經被他打了一鏢。昨日又在航船上。遂見了他兄妹兩人。俺因他的妹子生得美貌。所以也不提前事。咱家實在是愛不過呢。誰知他到半路上。竟和俺較量起來。當時俺就和他兄妹兩人飛到前面的曠場上。和俺撲擊奮鬥起來。那裏曉得又從那邊來了一個黑臉大漢。冷不防在俺後面背上。猛力的一紀毒拳。足有千斤力量。幸虧是我。換了別人。早已口吐鮮血了。現在咱家却也有些兒隱隱作痛呢。因爲俺愛他的妹子。心想和他解去仇恨。但想起一鏢一拳。却又欲向他報仇雪恨。老弟來得正好。請代俺一決。鹿鳴聽了。哈哈大笑道：他的妹子到也是個怎樣的天仙化人。你竟這樣的愛上了呢。江僧笑道：說起她的美貌。真是難以形容。你若見了。包管你不想飯吃。鹿鳴被他這樣一說。心裏也癢癢起來。因道：傻瓜。有美人可以受用。那管一鏢一拳。十鏢十拳也祇好耐忍了。江僧把眉兒一皺道：祇是他們倒很有力量。而且這妮子自己。也具有一副好身手呢。恐怕拿不到她。鹿鳴聽了。肚中暗暗打算。表面上哈哈笑道：老哥太看重了他們。諒他這幾個小子。有什麼大不了的。俺明日替你

去走一遭。管叫他將妹子送到老哥的手中來。江僧聽說，立刻離座，向鹿鳴深深的唱一個諾，並對鹿鳴說道：「這是有勞老弟，心中好生快樂。鹿鳴聽了，又大鹿鳴自己人，還用得着這種話嗎？你不要急，等着俺的消息好哩。」鹿鳴說罷，便欲告別辭去。江僧送到山門，方始各自分別。鷄鳴山和月兒溪有十里路程，和白家莊也有十里路程。三個地方恰恰佔了南西北的一個三角形。月兒溪在南，鷄鳴山在北，白家莊在西。白家莊的白大官人，專好結納江湖上俠客，而且是個禮賢下士的好漢。遠近久已聞名。惟對於鷄鳴山六塔寺的上下兩院，上院是木江僧主持，下院便是鹿鳴主持。一向好像仇敵一般。因為江僧和鹿鳴雖也都是少林派中人物，但是姦盜詐騙，無惡不作，所以格格不相入。好在彼此各不相犯，所以倒也平安無事。現在且說鹿鳴回到下院，坐在禪房裏，一人暗暗思想：「甘小子的行蹤無定，到那兒去找他呢？一時忽有了主意，祇好叫兒俺到了白家莊去一探聽，那一定可以知他的下落了。但是見了他，却又怎樣的叫他把妹子獻出來呢？這倒要好好兒的考量一下。不然如

要不回人來。那我既說了大話。不是沒有臉兒來見俺那個木道兒了嗎。鹿鳴想了一回。覺得還是多帶幾個徒弟們。和他好好的拼一拼再說。但是仔細一想。又覺好笑。自己真大呆滯了。一則不知他們有否在白家莊。二則憑了自己一身本領。這些小事。何必鬧得這麼大。現在最要緊先探明白他的蹤跡。還是先着小徒門到那邊去探聽個明白。我自己再去。那不是更妥當嗎。鹿鳴想罷。便連連大喊紅心。大千。在那兒。你快給我進來。不多一回。祇見一個頭帶疤痕。嘴角歪斜。臉上一條青一條白的一個行者。見了倒有七分像鬼。另有一個却是面如書生。眉目清秀。身條嬌小。聲若女子的一個斌媚和尚。兩人走到面前。一個口稱大千稟到。一個口稱紅心稟到。鹿鳴便向那個斌媚和尚叫道。紅心。你明兒和你師兄大千一回到白家莊去。替俺探聽甘鳳孫的兄妹兩人。有沒有在莊上。如得着確實的消息。趕緊就來報告俺。千切不要誤事。大千紅心聽了鹿鳴吩咐。一聲答應。便自退去。原來鹿鳴因為自己的臉兒生得非常可怕。凡是到寺中來燒香的女客。他統統叫紅心出來招待。名爲招

待，其實叫他眉來眼去的去引誘。因紅心的臉兒白嫩嬌豔，婦女們見了，容易引得她們的歡心。等到兩方有些兒意思了，紅心便把那女子引到寺後一個地室裏，假意叫她先去等待。那女子一到了地室，却給鹿鳴受用了去。這個大千呢，凡有殺人謀財的事，鹿鳴統統叫他去幹。因爲他的心是最狠毒，手段又是最酷辣。天不怕地不怕的一個魔鬼。鹿鳴平日強姦婦女，謀財害命，都全仗着這兩個徒弟。所以鹿鳴平時就非常的寵用。真好比兩隻臂兒一樣。閒話少說。現在我這支禿筆，回頭又要來講白家莊上王蕊珠小姐的事了。蕊珠自服了月老的藥後，第二天便把痘兒統統出齊。後來劉巖又給請託月老開一個回火的藥方。月老道：「這個藥帖兒，既可以瀉她的鬱火，又帶着一些兒清補，叫王小姐服了十劑，就不用再服了。」劉巖拿了藥方轉來，心中想道：「俺何妨把藥味也帶了回去。」因此他就奔到藥舖裏，把十帖的藥兒統統配就。一面很高興的回莊，一面又想：「王小姐的病，到底是給俺抱了一抱醫好的。但是這藥拿回去，最好是俺自己給她煎去。那小姐將來病好了，也好使她曉

得俺抱她。實在是並沒有什麼歹意的。劉翫一路走。一路想着。那白家莊早已到了眼前。那時祇見小鴛和阿鴛正在門外曠場上練習打靶。劉翫因急忙趕上兩步。口中連叫道：鴛妹子。你們倒好高興啊。小鴛道：劉大哥藥方拿來了沒有。阿鴛笑道：你瞧他連藥味也配來了呢。小鴛見他果然提了一大包。因道：怎麼這許多呀。劉翫因把月老的話告訴一遍。又將自己要替她煎藥的意思也說了。小鴛一聽。心中暗暗的好笑。因為蕊珠的日記裏欲向劉翫報恩。今劉翫的意思。又欲代蕊珠煎藥。這不是明明的是個男有心。女有意嗎。這時她口中雖不說明。却早已存好了心。等待蕊珠的病好了。她便預備告訴哥哥。給他們兩人的好事聯合起來。那蕊珠爺娘的靈柩。也可叫劉翫葬到月兒溪去。這真是小鴛的一番美意。想劉翫曉得了。一定是感激得六體投地了。那時小鴛把眼兒瞧着劉翫抵嘴笑道：劉大哥肯給我三妹煎藥。這是再好也沒有了。將來三妹好了。我一定叫她好好兒的謝謝大哥哩。劉翫一聽。真樂得滿心歡喜。便連跳帶奔的跑到門內去了。從此以後。劉翫便天天給蕊珠煎

藥蕊珠雖然身在客邊。但朝夕有小鴛阿鶯和她作伴安慰。閒時大家取笑作樂。而且又有劉憇這樣動勞的終日替她在院子中心伴着藥爐打柴提水。調甘和苦的親手熬煎。這把蕊珠喝了藥後。是多麼的感激多麼的安慰呢。所以她的身體。便日有起色。她的身子也就天天的強健起來。如此匆匆又過了五六天。這日正是午後兩三點鐘光景。璧官鳳孫小鴛因閒着無事。便到野外去打獵遊玩。阿鶯因身子懶懶的。便伴着蕊珠。在房中打中覺。劉憇却坐在院子裏伴藥爐旁邊。不住地揮着扇。正在這個時候。門外突然走進一個披髮的頭陀。却和劉憇正打了一個照面。劉憇見他面如鍋底。手持拂塵。背插一柄寶劍。面上一臉橫肉。因爲前次在航船裏曾經碰過了木江僧。現在見了這個頭陀。心知自己決非敵手。便也不敢託大。這個頭陀不消說。就是鹿鳴大師了。那時鹿鳴既到了白家莊的院子裏。他便四面打量了一回。祇見門內挺大的一個院落。四面牆壁都用石子和泥沙和合打成。高有三丈。牆頭上又密密的佈滿着鹿角鉄蒺藜。好像一座堡壘。真是銅牆鐵壁。院內又一排的

裝着數十個梅花椿。想係練武所用。院東有紅心箭靶一個。院的中央又有二尺多高。二尺多見方的一塊大石。石旁刊有試劍石三個大字。鹿鳴大踏步的進來。却把身子坐在这塊大石旁。用目瞧着劉翹。大聲問道：「喂，甘小子在這裏嗎？你快給俺把他叫出來。」劉翹聽這賊禿如此無禮。心想立刻跳起把他一拳打死。但他既這個樣子。一定是尋仇而來。我一個人恐怕難以抵敵。祇好把一肚的怒氣。竭力壓住下來。但却也不去理睬他。自管自的把爐子旁邊放着的毛竹根子拿起。心想：「我也使些力氣給他瞧瞧。」因把竹根握在手裏。不用刀劈。祇用兩手一把一把的捏着。那竹根便隨着兩手劈拍劈拍的捏得粉粉碎。一面把捏碎的竹根抽進藥爐裏去燃燒。那鹿鳴見他不答。便想發作開口大罵。忽然見他拿了一尺長。七寸徑口的粗大竹根。輕輕的兩手捏着。那竹根就給他捏得紛紛碎。節節斷。比刀劈的還要細巧。心想：「這傢伙的氣力倒也不小。」因要把發作的大罵。却也忍耐下來。又大聲的問了一遍。劉翹一面仍舊捏着竹根。一面回過頭來。兩眼瞪着。放開喉嚨大聲道：「你在問那一個。」

老子有名有姓。誰是喂。喂是誰。你這廝好不知理。鹿鳴聽他聲音。好像响雷一樣。聲勢倒也頗覺可畏。心想。我是來找甘家小子的。對於旁人本來不甚相關。何苦和他鬥氣。因又道。請問甘家小子有在這裏嗎。劉巖見他聲聲口口的祇叫甘小子。心中終覺不快。因冷冷的道。你要見俺的甘鳳師嗎。他却早已到外面打臘去了。鹿鳴見劉巖口稱鳳孫爲師。那這個一定是鳳孫的徒兒無疑了。人稱甘家小子是個少林內家。學着一身的好武藝。今瞧他的徒兒果然能把堅軟的竹根。一捏而碎。不費吹灰之力。他徒兒既有這樣好本領。那甘小子當然是不好輕惹。怪不得木兒要吃他兩次的虧了。但俺既然來了。也不可輕輕便回。必要留些兒顏色給他瞧瞧也好使他知咱家的利害。鹿鳴心裏想着。一面便運用全身的力量。到屁股尖兒。把那坐着的一塊大石。內心統統盪成粉碎。外面却仍是完好。一角兒都不曾有損。一面却又對劉巖說道。甘小子是你的師父嗎。他既出去了。改天俺再來找他吧。鹿鳴說罷。又拔出寶劍。在地上輕輕劃着鹿鳴來訪四個大字。劃好了後。又對劉巖說道。俺的大

名留在這兒。俺去了。劉翹回頭瞧時。鹿鳴早已健步如飛。不知去向了。欲知後事如何。且瞧下回再行分解。

大可山人奇仙評

寫六塔寺上下院的住持。木江僧和六指頭陀。姦淫婦女。無惡不作。真好像是個能仁寺。

寫白大官人好客。又像是個小旋風柴進。

大千紅心兩個。又彷彿是一對費仲尤渾的變相。

劉翹和蕊珠的心事。却都在小鴛的肚裏。小鴛要給兩人作合。作者不說劉翹要五體投地。却說要六體投地。五體外又加上一體。用在這裏。真是妙絕。閱者若掩卷一想。真要忍後不置。

寫劉翹一見鹿鳴不敢託大。却把一大堆七寸徑口的竹根。用手捏碎。虛作聲勢。又精細又大方。都從閱歷得來。劉翹真進步不少。

鹿鳴運用全力。暗把大石坐碎。寫出少林內功。真要使人咋舌。

第九回 三箭貫雁雙美逐鹿 全身運力一石化烟

鳳哥。你已連射與了兩隻了。這隻雁兒讓妹子來射吧。鴛妹。你索興瞧着吧。看爲兄的箭兒好了。小鴛不肯。便搶着一箭射去。祇聽簌簌的兩响。小鴛箭到鳳孫的箭。也同時貫在那天空的飛雁翅上。祇見那雁兒着了兩箭。好像一片秋葉。旋轉似的向天空落到前山來。小鴛搶步上前。正要拾起雁兒。突然橫岔裏跑出一個身穿紅裳。足踏蠻靴的十五六歲少女。她俯身下去。那雁兒早把他提在手裏去了。小鴛一見。便連忙向前把她叫住。那少女聽有人叫她。便回過身來。正和小鴛打個照面。小鴛見她圓圓的一個臉兒。好像一朵玫瑰的花兒。滴溜圓的眼珠。顯出活潑聰明的樣子。最使人歡喜的。還是兩頰上掀起的酒渦。因爲見她生得可愛。小鴛便笑着打趣般的和她爭道。我們打下的雁兒。你倒好呀。怎麼現成的搶去了。快快給我還來。不

然。我那兩個拳兒。恐怕不肯依呢。小鴛說着。便拾起拳兒。似有爭奪的意思。那時這
個少女聽了小鴛的話。不但不肯依他。反而豎起蛾眉。向小鴛睜了一聲。吓。你真好
不識相。分明是我射下的。倒說是你射着的了。說罷。她把雁兒遞過來。給小鴛瞧
道：你有眼珠嗎。那雁兒的眼上。不是中着我的一支箭嗎。你不信。再瞧瞧那箭。上不
是還有我的名字嗎。小鴛把那雁兒頭上一瞧。果然有一支短短的白羽翎箭。貫穿
在兩隻眼上。箭上還刻着柳一蝶三字。小鴛見頭上雖有她的箭。但翅膀上的兩箭
分明是我和鳳哥射中的。因也不肯認輸。圓睜了鳳目。對那少女道：那翅膀上的兩
箭。你可沒有瞧到嗎。這兩箭是誰射的。難道也是你射的嗎。你祇有一支箭。却有
兩支箭。照理說那雁兒。不是要歸我們嗎。一蝶道：你這人真好不講理。小鴛一聽。愈
加覺得奇怪。心想：你要賴雁就賴雁好了。我說的是照理。你什麼却偏要說我不講
理呢。那不是太氣人了嗎。因含嗔道：你有理。你就講給我聽聽。說着。便把兩拳放下。
又在腰裏靜靜的聽她答覆。一蝶把小腮子一鼓道：你射雁的兩隻翅膀。却要用兩

支箭。倘然那雁兒生了十隻翅膀。那你不是要用去十支箭嗎。你瞧我不是一樣的射他兩隻眼睛嗎。但我却祇用一支箭夠了。便把他的兩眼一箭貫了過去。這樣你的兩箭不是還抵不過我的一箭嗎。你應該是輸的。雁兒也應該是我的。說罷。便嫣然一笑。她跋轉了身子。又要跑了。小鴛見她還帶着一分得意模樣。心裏愈加氣悶。因又連連的喊道：且慢。且慢。我倒瞧不出你人雖小。那一張嘴倒着實利害呢。現在就算你射中了兩目。那你着祇準把兩隻眼睛拿了去。其餘還得留下給我。一蝶道：我那有工夫和你鬥嘴。依你說。你也祇有兩隻翅膀好拿呀。那其餘的身體。到底歸那個嗎。一蝶說着。人便又向前走了。小鴛一見。也緊緊的向後追去。那時鳳孫和璧官還在後山。見小鴛這許多時候。還不見來。鳳孫因道：鴛妹大概找不到了吧。正說時。忽見前面山坡上有梅花鹿一隻。璧官便拔出一箭向前射去。却中在鹿的後腿。鹿因負痛。便疾馳向前山逃去。却又被一蝶瞧見。她便彎弓又是一箭。那鹿見了。忽又掉過頭來。說時遲。那時快。一蝶的箭。早又貫穿在那鹿的兩眼。那鹿跑不了數步。

便卽倒在地上。小鴛齊巧趕到。見她果又貫穿兩眼。也不覺陪喝了一聲彩。一面把鹿提起。拔出箭頭。却將兩眼貫在箭上。等一蝶回身急急的趕來。小鴛便卽把箭和鹿的兩眼。一併還給她。一面又對一蝶抿嘴笑道。又是你的好箭。我們是照理的還你。不像你要賴別人家的。一蝶見小鴛還她兩個鹿眼。一時心裏氣岔不過。一面接過箭來。一面就把箭頭向小鴛身上打來。小鴛眼快。早已連忙讓過。一面也飛起一腿。向一蝶踢來。一蝶一面避過。一面却把小拳揮了過去。兩人一脚一拳在山坡上各展本領。鳳孫和璧官也早已趕。見小鴛和一個少女正在格鬥。鳳孫笑道。這兩個小女子倒打得好玩。璧官道。我們去做做和事老吧。說着。兩人遂走上前來。鳳孫把小鴛勸住。璧官也把一蝶裕開。忙問爲了甚事。祇見兩個都柳眉倒豎。杏眼圓睜。一個說她搶雁。一個說她奪鹿。大家氣憤憤的鼓了小嘴。璧官見那一蝶天真爛漫。很是可愛。因遂爲兩人言和。說這些小事也值得這樣的大鬧。你們真太孩子氣了。一面便笑着問道。你這位小姐姓恁呀。一蝶好像還怒氣未平。小嘴抿着道。我那箭

上不是已刻着柳一蝶的名兒嗎。還要問我姓什麼哩。璧官聽了。便仍笑嘻嘻和顏悅色的道：柳小姐。你不要生氣。都是我們的不好。方才我若不把那鹿的腿上射了一箭。那鹿也不會跑到小姐這裏來。那小姐也不會和我的妹子相爭了。現在我們把那鹿兒和雁都給了小姐。那終好了。一蝶見他這樣說。心裏頗覺不好意思。那氣早已全消。倒是有些羞人答答了。因也柔聲的道：誰希罕這個雁。這個鹿。不過你的妹子太不講理了。我所以也一定不肯讓給她。你的妹子那裏有像你這樣說話和氣呢。璧官見她已沒有氣了。因又笑着問道：柳小姐。那你的貴本家有一個柳曉風老丈。你可曉得嗎。一蝶見璧官忽然提出柳曉風三字。她便把細細的打量一下。祇見璧官全身短靠。肩背一項挺大的涼帽。腰懸箭壺。面如十五的月兒。光彩照人。瞧上去。真是一個少年英俊。璧官見她不肯對答。却又向自己怔怔的望着。心裏又懷疑又好笑。因撲嗤的一聲笑出來道：柳小姐。你可認識的嗎。一蝶被他這樣一笑。不覺把兩頰漲得通紅。但是却又裝着沒有一般。眸珠一轉。含笑答道：這就是我的家

父呀。璧官聽了。把兩手一拍。笑道：巧極了。妹妹。你快來大家見見。這位小姐不是別人。正是我們曉風老伯的令媛呀。小鴛聽了。一手提了那鹿。便即雙手奉上。一面又笑盈盈的攙起她手。說道：啊呀。妹子。你什麼不早些兒說呀。我們是整整的十年沒有見面了。現在老伯好嗎。一蝶聽了。還摸不着頭腦。因也忙問道：姊姊和那位大哥的貴姓。小妹實在冒昧。還不曾請教哩。小鴛道：我就是白小鴛。不是咱們自小一塊兒玩的嗎。我哥哥就是白璧官呀。一蝶想了一想。又忽然叫起來道：哦。我想起來了。姊姊不是住在白家莊的嗎。小鴛笑道：對啦。那時你恐怕還祇有五六歲吧。不想十年不見。妹妹竟學得這樣的好本領了。一蝶道：那一年你們路過襄陽。住在我們家裏。不是還有一個大鴛姊姊嗎。小鴛聽了。不覺嘆道：我大姊姊已於五年前和爸爸祇相隔一月。都亡過了一蝶聽了。把眼圈兒一紅。臉上現出十分驚訝的樣子道：呀。原來南琴老伯和大姊姊統統已不在了。說着。好像深深的十分惋惜。那時璧官又問一蝶因何到此。現住那裏。一蝶道：現在我們住在白帝城。都益旅店。家父因上月

接到趙制臺電報。囑即日入川。所以他專程到城都去了。妹子和老僕却仍住在旅店。候爸爸的消息。鳳孫站在旁邊聽了半天。方才明白柳曉風乃是趙川督新近聘的一個保鏢。一蝶就是他的女兒。那時璧官又把鳳孫向一蝶介紹。大家各道了企慕的話兒。小鴛要邀她到家裏小駐幾天。一蝶道：我和姊姊十年不見。是該好好兒的談一談。不過今天時間偏促。改天定來拜訪。此時斜陽已掛在山頂。四圍暮靄烟合。小鴛也不便強留。四人乃各握手分道而別。小鴛見一蝶不肯把鹿拿去。她便祇好自己帶回去。路上想起剛纔爭奪情形。不覺又暗暗好笑。三人走路上。小鴛又把她和一蝶爭奪雁兒的事。向鳳孫璧官告訴一遍。鳳孫笑道：你們兩個真是能說慣言的好手。璧官笑道：兩個都是孩子的心理。一個也不肯認輸。那自然容易鬥嘴起來了。小鴛聽了。啐了一聲。眼兒向鳳孫一瞟。三人都笑了。因為時已不早。大家在路上不敢停留。一回兒。不覺已到自己的門首。小鴛便把雁兒、鹿兒、雉鷄、野豬等野味向馬上解下。一面提到院中。便把他暫時去放在那塊試劍石上。不料輕輕一放。

那塊大大的石櫬，便卽倒卸下來。那石質又好像化了灰一樣。小鴛見此情形，不覺嚇得目定口呆。心中真不勝奇怪，便回頭大叫哥哥。鳳孫和璧官也已到來。璧官一眼早已瞧見地上的字。一面便忙對小鴛道：「妹妹，這試劍石一定是鹿鳴賊弄的。玄虛，這樣目中無人，真可惡極了。」小鴛和鳳孫同時都問道：「你何以知道是他弄的玄虛呢？」璧官笑道：「你瞧地上的字，不是他劃的嗎？」兩人聽了，都低頭瞧去。只見地上寫着鹿鳴來訪四字。璧官道：「不要管他，我們進了裏面再說。」三人洗過了臉，鳳孫問老劉到那兒去了。一個莊丁答道：「劉大爺回月兒溪去了。說明兒一早就來的。」這時阿鴛聽哥哥回來，便從房中走出，笑道：「你們打了多少野獸來啦？」小鴛笑道：「大姊，我們打得許多。」三妹醒了沒有？阿鴛道：「纔醒了一回兒。她說精神已好多了。」鳳孫道：「妹妹鹿鳴來的時候，你有沒有瞧見阿鴛？不明白道誰是鹿鳴，鹿鳴又是那個呀？」璧官笑道：「大哥，你不把情由說出，開口就問這一句，這叫鴛妹那裏知道呢？因把院子裏有鹿鳴來訪四字，並把試劍石化灰的話，告訴一遍。」阿鴛聽了，呆了半晌道：「這我

却一些兒也不知道呢。大概那時我正伴着三妹在打中覺吧。鳳孫因又問璧官。白家莊和六塔寺向來有無往來。璧官道：這樣不守清規無惡不作的賊禿。我恨不得把他除去。那裏還和他往來呢。這時阿鶯和小鶯到房中去瞧三妹。鳳孫璧官便回到東廂房。璧官便把鷄鳴山有個六塔寺。上院是木江僧住持。下院就是這個鹿鳴住持。他們兩人平日姦淫婦女。謀財害命。真是個暗無天日。鳳孫一聽。想起那天航船中的事來。也便對璧官說了一遍。璧官沉吟了一回。忽然哦了一聲道：是了。是了。怪不得鹿鳴前來相訪。他不是明明替江僧這廝來尋大哥的嗎。這樣他明天如再來。大哥倒不得不防了。這個賊禿倒很有些兒工夫的呢。鳳孫聽了。心裏一想。覺得璧官這話一些兒不錯。鹿鳴一定是前來替江僧報仇的。祇看這一塊試劍石。那就知道他的內程度了。……想到此。他便拼命的籌思。應將怎樣的對付。忽聽璧官又叫道：大哥。我想起一個法兒來了。明天這廝如來。大哥且不要見他。先待小弟和他排解。勸他大家消除仇恨。他如不聽便罷。如若聽了。我勸大哥也便得休便。

休不知大哥意下如何。鳳孫道：吾弟所見甚善。愚兄自當導命。一宵已過。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鳳孫璧官還未起床。祇見劉鷺急匆匆的奔進來。口中大喊鳳師白大哥。昨天我因爲多日沒有見到我的媽媽。特地走去望望呀。不料走到月兒溪的前村。突見王賣婆家的門口。有一個頭陀。正在一個洞窗外向內窺探。經我仔細的一認。這傢伙不是別個。正是昨天來自大哥莊上的這個紫臉賊禿。當時我便暗暗的跟他。祇見他掩門進去。那時我便在洞窗裏瞧他。倒底在作什麼勾當。不料不看猶可。一看了後。真是把老子的肚子也氣破了。原來白大裏他却把一個小姑娘。抱在床前。恣意調笑。啊呀。大哥。你想這等賊子。不是殺不可赦嗎。璧官鳳孫一面起身。一面問道：這賊禿。昨天到這裏來。你有碰見嗎。劉鷺道：那時我正在院中煎藥。我一見他進來。知非善類。你却故意不做理會。祇管把我一大堆的竹根。用手捍得粉碎。我想賣弄些力過。把他嚇退。誰知他把身子倚在試劍石上。只管看我破竹。並又問我甘小子有沒有在這兒。我聽了他出言輕薄。一時性起。意欲打他幾拳。後來我想鳳師

和白大哥都不在家。一切也祇好忍耐一下。那時我便冷冷的回道：你要見我的甘鳳師嗎。你好生無禮。他已到外面圍獵去了。他見我不去理他。他便拔出劍來。向地下劃了劃。說是他已留下了名兒。便揚長去了。鳳孫璧官聽罷。都極口贊他有忍耐。不然恐又要吃虧了。劉慙又問道：我們院子裏的那塊試劍石。今天怎麼不見了。璧官道：就是這個賊秃用內功把石化灰了。劉慙不信道：昨天我見他去的時候。不還好好兒的嗎。璧官因把內功的利害告訴一遍。劉慙聽了。不覺大聲叫道：這廝好大胆好利害啊。那時鳳孫既已知道鹿鳴果然是找他來的。要知鳳孫究竟如何對付。且瞧下回再詳。

大可山人奇仙評

因鴛鳳的爭着射鹿。却真的引出一蝶爭雁來。別部書裏有一箭雙鷗。這裏却是個一箭三雁。妙。

鹿鳴和一蝶的爭着一雁。各人有各人的理由。與尋常的兒女的鬪口。大不相同。

同。

以爭雁起。以奪鹿終。因此却又引出柳曉風的行蹤。真所謂不打不成相識。都爲後柳曉風遇如淵。朔兒相救。並一蝶認朔兒爲外祖伏筆。

璧官是南琴的兒子。小鴛尙有一個姊妹大鴛。統於此處點出。鹿鳴坐過的試劍石。到此方才倒卸化灰。回映上文。一筆不漏。

木江僧鹿鳴的淫惡。都用暗寫。是作者的不欲污他筆墨。

鹿鳴找鳳孫不遇。作者偏不給他一找。便着一鹿一鳳。究竟誰勝誰負。閱者真要代爲急煞。

第十回 月黯黯誤會中飛腿 意綿綿刻骨戀心頭

大凡這個女色。她害人的力量。要比洪水猛獸還要利害。因爲洪水猛獸。人見了都曉得怕的。人怕了。都曉得避的。獨對於這個女色。人不但怕不避。而且還很歡

迎她。所謂色不迷人，人自迷，真是實在的不錯。人若迷了女色，必然刀下身亡。所以色字頭上一把刀，分明是個刀巴子。迷色的人，天天睡在刀巴上，自己還不覺得。說起來，真可憐得很。你瞧這個鹿鳴，他也不是傷在女色的手裏嗎？原來那天鹿鳴來白家莊後，璧官便當夜派了許多莊丁，到鷄鳴山、月兒溪、蜈蚣嶺這等地方，前往探聽消息。這天早上，劉慧既來報告鹿鳴在月兒溪的王賣婆家，後來又有璧官的一個心腹莊丁，詳細的來說。探聽得鹿鳴要到白家莊來尋鳳孫，全爲着是愛阿鶯的俏麗，報仇却在其次。璧官聽了，心中明白。當時對着莊丁沈吟了一回，忽然計上心來。對莊丁問道：「你可曉得他今天來嗎？」莊丁回道：「他一心祇想着甘家的小姐，恐怕今天下午一定要來的。」璧官把頭一點，便叫莊丁且自退去。一面便和鳳孫附耳低低說了半天閒話。鳳孫不住地點頭。兩人結束定妥，便回到外面院子裏，又練習了一回拳術。這時莊丁們正在打掃坍塌的試劍石。鳳孫和璧官目賭着這大堆的石塊，心中也自暗暗稱異，不可力敵，祇可智取。賢弟的話，真是知己知彼。鳳孫心

裏是非常感激璧官的關切。正在這時。劉翫匆匆的奔來道：這狗頭的賊禿有來了。沒有。今天非叫他來了不能回去。不可璧官笑道：你靜靜的等着吧。他如來了。你也不要胡亂的就動手呢。劉翫道：鳳師和大哥。你們快來教俺兩條飛腿。等這廝來了。俺就可以使用了。鳳孫道：這時反正左右無事。你的拳法就再來練習練習好了。三人遂在院中又玩了一回拳術。看看已是午牌的時分。大家用飽了飯。預備等鹿鳴來撕殺。那時劉翫跑來跑去。好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一回跑到莊東。一回跑到莊西。他隨身又帶着兩柄兩面尖的短刀。心裏癢的祇等鹿鳴到來。相機可以一刀刺死他。太陽光從天空中照遍了大地。樹林中熏風拂拂。吹得人懶懶的。劉翫越是心裏急急的等。等他到來。却越是一些兒也沒有動靜。急得劉翫祇好坐在大樹底下。看着那莊前的牧童放牛。一面連連的打着呵欠。幾乎倦得要瞧去。牧童坐在牛的背上。口裏橫着笛子。一面吹着山歌的曲子。一面慢慢的踱了過來。見劉翫這樣無聊模樣。因放下了笛子。向他笑道：劉大哥。這樣大熱的天。你不好好到莊裏去睡中

覺。怎麼却老坐在這兒啊。劉戇抬頭見那牧童騎着的牛。比自己家裏的牛要大了一半。心裏忽又想起前時。自己和一黑一白的兩牛鬪着。被自己打得服服貼貼。不知道這一隻的牛。他的力量有沒有大了一些。劉戇真也無聊已極。他也不答牧童的話。猛可從草地上躍起。狠命的把牛尾拉了一把。那牛冷不防被這一拉。不覺倒退了幾步。痛得狂叫了一聲。險些把牧童從牛背上楸下來。他急得向劉戇亂嚷亂吵。劉戇他倒哈哈的大笑起來。不多一回兒。羣鳥歸林。天色已晚。那鹿鳴却仍不見他到來。劉戇恨恨的罵了一聲瘟賊呀。俺老子可上了你的當了。他咕嚕了幾句。祇得懶洋洋的回到莊裏來。祇見璧官和鳳孫正在擲飛刀爲戲。看他們樣子。也甚是無聊。阿鶯小鴛也在院東對立舞劍。劉戇站在院子中心。祇見她們舞得寒光點點。好像飄風驟雨。又好像雪球一團。舞到後來。祇見兩團白練。那裏還瞧得見身子的影子。把個劉戇看得呆了起來。禁不住大聲喝睬。那時兩人早已把劍收住。站在地。上却一些兒也沒有喘氣。小鴛向劉戇笑道。劉大哥。你在外面等了這許多時候。這

賊禿到底有來了沒有。劉慧氣道：這廝恐怕是不會來了。他自己知道來了也沒有好處的。鳳孫聽了，沉吟了一回道：這廝現在不來，俺們夜裏倒要好好的防備他。切不要遭了他的暗算。鳳孫說着，使用目去呆望小鴛。小鴛見哥哥這樣，她也早已得知鹿鳴此來，多半是爲了自己，不覺臉蛋兒一紅，便拉了小鴛的手，到西廂房去伴蕊珠了。這時蕊珠正醒着，小鴛見她臉上痘痂已退，兩頰更覺光彩奪目，玉雪可愛，真是我見猶憐的嬌態。一時情不自禁，也便沖口唸道：我愛壯士，憂心殷殷，壯士愛我，實獲我心。唸罷，不覺格格的握着蕊珠笑個不停。蕊珠一聽，知道自己的日記冊子，一定被她偷窺了去。一時羞得滿臉通紅，竟說不出一句話來。阿鶯原來也早已曉得的，因指了小鴛笑罵道：你這丫頭多高興，別人家的祕密，你怎可以就是這樣的背出來呢。小鴛笑道：是誰的祕密呀。大姊姊，我是在背詩經呀。說得阿鶯也忍不住撲嗤的一聲笑出來。小鴛抿嘴笑道：三妹妹，你想這個詩經好不好啊。蕊珠啐他一口，羞答答的含笑道：二姊姊，你真不是個好人哩。阿鶯小鴛都又大笑起來。大家

止在戲笑。祇見菊兒已端了一盤饅粥進來。還有兩碟子過粥的菜兒。口裏叫道：三小姐。你喝些兒稀粥吧。小姐道：三小姐的病是全愈了。明天是用不着再喝粥了。月兒溪的韋月老。真是個好人。他把三妹的病調理好了。却把三妹的姻事亦聯着了。小鴛說時。又叫了一聲大姊姊。你猜這個新官人是那一個呢。蕊珠見小鴛這樣的取笑她。便從床上坐起來。要去捫她的嘴兒。一面又對小鴛說道：大姊姊。你快不要聽這瘋丫頭的嚼舌根了。小鴛一面吃吃的笑着握住了她手。一面又道：大姊姊。三妹的新官人就是我那劉大哥呀。蕊珠見她還要再說。她便把左手又伸過來。將小鴛的脖子抱住。右手掙扎着要去擰她的嘴兒。兩人扭做一團。小鴛氣吁吁的還要笑道：大姊姊。那韋月老雖然是一個醫生。你想不是真的成了一個月下老人了嗎。阿鴛菊兒都給她又說得大笑起來。阿鴛道：好了。好了。大姊姊來替你們講和吧。三妹妹才好些兒。你不要受累了。二妹這時候也別取笑她。到了洞房花燭夜再鬧也不遲呢。說得大家又笑。這時外面小廝來喊道：大小姐。二小姐。大老爺正等你們用

飯去呢。阿鶯聽了。便拖了小鶯的手。到廳上去吃飯呢。那晚衆人用過了飯。因日間等著鹿鳴不見到來。夜間恐怕他前來行刺。所以大家都不敢就睡。鳳孫這時心中甚覺悶悶不樂。他自己個人倒也沒有十分耽心。倒是恐怕連累了璧弟。夜間不能安睡。心中很覺過意不去。璧官因勸他道：有事不可胆小。無事不可胆大。我們還是叫他們拿些酒來。大家再喝一回解悶兒吧。劉翹聽了。第一個拍手贊成。於是莊丁們又在廳上擺了酒席。璧官和鳳孫一連照了十盃。笑道：鹿鳴此賊如來。定叫他不得回去。劉翹一面大噶。一面狂笑了一陣道：大哥這話說得是。俺們這裏五個人。這賊秃就是長了三頭大臂。俺們又何足懼也。大家直噶到三更敲過。方始各回房就寐。是夜月色朦朧。風吹木葉。瑟瑟作响。小鶯回到房中。對燈坐了一回。想起鳳孫悶悶不樂神氣。她心中也好生不快。一時又想起鳳孫前日一鏢之恩。救了我的性命。現在他爲了木江僧一鏢之仇。那鹿鳴賊秃便定要找他。替江僧報仇。但是我却要向鳳孫報恩呢。小鶯想罷。心中便疑神疑鬼。好像一陣風來。鹿鳴已經到了院中。

一個人的心。是不好起幻象的。一起了幻象。那鹿鳴好似真已到了眼前。她便打開了窗子。吹熄了燈火。祇見天空浮雲堆堆。星月依稀。在黯淡的光芒下。見院子中果然有一個人影。小鴛見了。便忙躍身飛出牆外。向黑影緊步追上。就是一拳直打個去。那黑影祇聽一陣風聲。知有拳來。他便把身子一閃。早已轉到小鴛的背後。一面也就飛起一腿。向小鴛踢來。不料正巧踢在小鴛的小腿上。小鴛假意受傷。便跌了下去。那黑影一見這人跌倒。便直撲過來。小鴛見他來近。便猛可又縱身躍起。一拳兜心打來。那黑影把身子忙又一縮。把來拳架住。一時便各展本領。用盡生平的气。在院子中的月影下。一來一往。一上一下。大打起來。一個暗暗贊他好拳術。一個暗暗驚他好本領。兩人惡戰了五十多個回合。大家依然不分勝負。那黑影冷不防見她飛來一腿。因也不慌不忙的把他接住。不料齊巧捏着飛來的腳尖上。那黑影本待把他一下送過去。但忽覺手中捏着的腳尖。真是嬌小玲瓏。不盈一握。那分明是個女子。此時心中一驚。就把手兒鬆了一鬆。小鴛見自己的脚被那黑影緊緊握

住心裏正在着慌。這時忽見他手兒一鬆。她便連忙把脚尖縮了回來。那黑影被她一縮。不覺喔唷了一聲。祇覺手心中痛如刀割。那時早已驚動了莊丁們。便忙敲起警鐘。璧官劉翊阿鶯都從睡夢中驚醒。一聽鐘聲。知賊人已來。大家不及穿衣。各持刀劍。急急的趕來。莊丁們也已各執火把。大家到了院中。祇見一男一女。正在扭做一團。劉翊背了闊刀。大喊一聲。賊子休走。莊丁們都一鬩而上。忽然啊啣了一聲。都叫道：二小姐怎麼和鳳大爺打起來了。這時阿鶯璧官聽了。大家都不勝驚奇。以爲賊子一定是逃了。一面叫莊丁前後搜尋。一面又問鳳孫小鴛究竟怎樣會在院子中打起來。此時鳳孫見是小鴛。小鴛見是鳳孫。心中也都覺暗暗好笑。小鴛又覺十分的難爲情。鳳孫因道：我因爲喝了酒後。躺在床上祇是睡不着。所以便起來到院子中散步。正在抬頭瞧月。祇聽得一陣風過。背後就有一拳到來。我知有人暗算。遂急忙閃過一旁。果見一個黑影。直撲上來。我便也飛起一腿。好像正中在那人的身上。同時那人又一拳擊來。我以爲這一定是鹿鳴那廝乘夜前來暗襲。因也不作一

聲。和他撕打。誰知戰了五十回合的時候。冷不防他又飛起一脚飛來。我慌忙把他接住。原來却是小脚的女子。我真想不到打了半夜。却是和鴛妹妹在撕殺呢。這時衆人聽了。都大笑起來。小鴛更羞得低下頭去。一眼。瞧見了鳳孫的手。便呀的一聲。急忙走上前去。拉起他的右手。祇見血漬模糊。一時心中也代他疼了一陣。恨不得把他手兒放在嘴上吻了一回。祇是礙着衆人。她便望鳳孫道。鳳哥。你痛得利害嗎。鳳孫道。一些兒血。沒有關係。小鴛聽了。又感激又肉痛。慌忙回身向房中取出止血傷藥。又端了一盆臉水。親手給鳳孫洗淨。一面敷上藥水。扎好綳帶。一面彎起右腳。把窄窄的弓鞋尖兒給鳳孫瞧道。鳳哥。你是着了妹子的鋒刃兒了。原來小鴛的鞋底上坎着極薄極銳的利刃。若被她踢中了一腳。那人便皮開血流。這時莊丁都來報告。說四近左右並無一人蹤跡。璧官道。那一定是你們兩人誤會了。我們且回客廳去坐一回吧。小鴛又不時問着鳳孫痛嗎。鳳孫笑道。沒有什麼。鴛妹你放心好了。阿鶯笑道。這還是個不幸中之大幸呢。終算一個沒有受重傷。劉慧笑道。你那知

他們誤會呢。也許他們比武玩着的。倒害我們吃了一個虛驚。小鴛啐他一口，笑罵道：「別人家受了傷，你還說風流話。我不揷你，嚇得劉慙伸了舌兒，縮不進去。大家見他這副模樣，都又好笑起來。」小鴛向鳳孫又道：「鳳哥，我真對不住你。這傷本來是我受的。因明明哥哥的好心，倒及累哥哥受了傷。這叫我如不抱歉呢？」璧官道：「這是那裏話呀？」小鴛道：「我一脚踢去，被鳳哥接住。他本可以把我擲出到大外路，遠因為他覺着了，捏在手裏的是小脚，所以他把手鬆下來。當時我那知是鳳哥呢？」便立刻縮回。不想反而將鳳哥的手心割出血來了。大家一聽，果然不錯。阿鴛道：「這二妹又那裏知道，也不能專怪二妹的。」小鴛要向報鳳孫的恩，現在反叫他受苦。因便再三道謝。兩眼盈盈直瞧鳳孫，好像有千言萬語，要向訴說，却又說不出口來。鳳孫却在呆想。小鴛的拳法純熟，真不愧將門之女。一時心中又是愛她，又是憐她。從此兩人心。中一個便深深的映着了鳳孫，一個便深深的刊着了小鴛。永永都不能磨滅。這就叫英雄愛英雄。又况是一個絕代的美人呢。這時大家都已明瞭，兩人是在半夜裏

起了誤會。其實是並沒這鹿鳴這狗頭的。劉慳不覺又把這鹿鳴賊禿。破口大罵一陣。璧官道：大哥和妹妹。你們也很乏力吧。我看大家仍舊去休息一回。於是各人才又回房安寢。諸位。你道鹿鳴這瘟賊却爲什麼不來呢。原來鹿鳴他因心貪女色。那晚宿在王賣婆家。和一個含苞的少女廝混了一夜。第二天直睡到了午後四點鐘才起身。王賣婆素知六指頭陀的利害。所以索興把她女兒貢獻給他。讓他任意受用。一面竭力奉承。一面向他索取金銀。鹿鳴見她女兒也是個十足貪得無厭的淫女。早已樂得心花怒放。把自己搶劫來的錢。都送到王賣婆的手中。這天王賣婆早已給他備好了許多酒肴。他便擁抱着她的女兒。在床上。一面把她玩弄。一面大嚼大嚼。直喝到夜裏三更天氣。不覺酩酊大醉。那夜當然又和王賣婆的女兒大戰了一夜。當他們在床上大戰的時候。却正是鳳孫和小鴛在院中鬥了半夜。重演了一回武松打黑店。你想可笑不可笑呢。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璧官派莊丁不時到月兒溪鷄鳴山左近探聽消息。可見璧官真是一個深心人。

璧官向鳳孫附耳說了許多話兒。雖然不會明言。但想過去。結不外是「不可力敵。祇可智取。」八個字。

劉翹一心等着鹿鳴。却把牛尾也去拖了一把。活描英雄無用武之地。妙。

阿鴛小鴛日裏舞劍。襯出鳳孫小鴛夜裏撲擊。遙遙相對。

寫小鴛取笑蕊珠。却把日記册子的詩句唸出。慢慢引到小鴛爲兩人作伐。也是一段玲瓏透別的文字。

月色朦朧。木葉瑟瑟。却引起兩人的誤會。暗裏頭一場惡戰。不特有聲有色。且從此兩人都欽佩各人的本領。又爲兩心相戀引出木葉村一段文字的張本。寫兩人比較武藝。好在無意中黑夜裏寫出。若預先說明比武訂婚。便落人窠白。

寫鹿鳴的貪色。爲下文殺身伏筆。

第十一回 紅葉村雙俠樂魚水 白家莊一鏢喪鹿鳴

小鴛於黑夜無意中和鳳孫較了一回拳術。睡在床上。一回兒想他的武藝超羣。一回兒想他的人材出衆。後來她又想出了自己飛的一腿。若他粗心一些兒。我就險些給他接在手裏。擲到丈外面去。因他一鬆了手。以致反使他受了傷。這我是何等！抱歉。想鳳孫他終能原諒我的心呢。我自從受了他一鏢相救之恩。沒有一刻不想報答他。誰知昨晚却又無故的傷他。今天鹿鳴若來。叫鳳哥怎樣的抵敵呢。想到這裏。小鴛又深深的恨着自己不該不先向一問一聲。却先動起手來。自己實在是孟浪得很。現在若和他說明。叫他避去鹿鳴。那不是要失他的身分嗎。他這一定是。不肯答應的。我祇有和哥哥說明。叫哥哥對付鹿鳴。代爲排解。叫鹿鳴釋去仇恨。我却不和鳳孫說明。伴着他到外面遊玩去。那鳳孫既可避去禍患。又不喪他威名。

在我也可算是盡我的心。報他的恩了。小鴛想到這裏。她又從床上坐了起來。祇見阿鴛和蕊珠都已沉沉的睡去。她於是跳下床來。躡手躡脚的跑到東廂房裏。祇聽劉翫鼻息如雷。鳳孫也鼾聲大作。似乎睡得很好。小鴛到此。方才略爲放下心來。她便輕輕的走到璧官床前。祇見璧官却不曾睡去。倚在床上。瞧那孫子的十三篇。小鴛便含笑喊了一聲哥哥。璧官抬頭一見小鴛。心中好生奇怪。忙問妹妹到此何事。小鴛遂在床沿邊坐下。向璧官附耳把自己來意低低說了一陣。璧官聽了。把頭點了兩點笑道：妹妹替他想得這樣周到。真不愧是他的一個知心了。小鴛微紅了臉。輕輕拍他一下。便匆匆的跑回房裏來。小鴛見哥哥已經答應。她的心中歡喜。真是難以形容了。就也很安心的睡去。等她一覺醒來。阿鴛蕊珠早已不在床上。她趕忙起床。梳洗完畢。問菊兒他們點心吃了沒有。菊兒道：大爺和小姐們都喫過了。小姐前天打來的鹿肉。還剩有許多。要不讓婢子去用火烤乾了。拿來給小姐當點心吃。小鴛道：很好。你快去吧。不多一回。菊兒早拿了一大碗鹿肉。烤得爛熟。又擺上了桂

皮好像牛肉一樣。香噴噴的。小鴛一面嚼着。一面便笑嘻嘻的跳到東廂房來。在劉翊面前。却把她手中的鹿肉一揚。口裏又故意的大嚼得嘖嘖有聲。向他笑着道：香來。真好味兒。劉翊也早已聞得一陣怪引人的香味。一面涎着臉兒向小鴛喊道：妹妹。你還祇有起來嗎。吃什麼好東西呀。快讓俺大家嚐嚐。小鴛道：這個肉比你的肉嫩得多。你如嚐着了。不要把頭髮兒也一齊脫去了呢。說着。便給他小小的一塊鹿筋。劉翊一聽。小鴛又在討自己的便宜了。而且給俺這樣子的一塊肉兒。他便老實不客氣的。站了起來。向小鴛手中來奪了。小鴛見了。慌忙把手兒去藏在身後。身子連連一搖擺了幾下。口中吃吃的笑着道：不要搶。不要搶。我來給你大塊的吧。你真是個不識貨的人。你道這一塊小嗎。他那是個鹿筋呀。喫了是補身體壯筋骨的。呢。說着。便向劉翊璧官鳳孫阿鶯蕊珠每人各分了一大塊。阿鶯笑道：這個鹿脯是二妹向一蝶用力爭下來的。二妹是應該多吃幾塊兒。俺們是吃現成的。還得向二妹謝謝呢。蕊珠道：這話正是鳳孫笑道：這鹿脯並不是比老劉的肉來嫩。實在是比

老劉打來的虎肉嫩得多。這話倒是真的。剛纔鴛妹大概少說一句話吧。衆人一聽。大家都又笑得彎了腰直不起來。劉巖見衆人都要笑他。他也不顧人家笑痛了肚子。把鹿肉塞在嘴裏。儘管狂嚼。一面連喊好肉好肉。祇是可惜沒有好酒。蕊珠見他這樣天真。愈覺他是個英雄的本色。心裏更非常的愛他。那兩眼便不知不覺的暗瞧他。且又向他嗤嗤的好笑。小鴛這時也正注意在鳳孫的手上。見他拿了鹿肉。似乎並沒有覺得怎樣的痛苦。心中却也放上了不少。一面兩眼盈盈的也祇管凝視鳳孫。不料鳳孫也在瞧小鴛。四目向對。好像電一樣的。能夠灌注到全身。兩人都覺一陣熱燥。小鴛嫣然一笑。便索興奔上前去。向他輕輕叫了一聽鳳哥。便又拿給他一片極嫩的鹿肝。一面又問他道。鳳哥的手怎樣了。此刻還有覺得痛嗎。鳳孫見她這樣的殷勤。心中真是非常的感激。因遂對小鴛道。二妹。手已完全的好了。一些兒也沒有痛了。你不用擔心。這一些輕微的傷有什麼要緊呢。小鴛聽了。把他手柔和地拉起望了一回。便又向他說道。今天天氣很是高爽。等一回咱們飯後。還想請

鳳哥伴着我到東邊紅葉村去玩。不知鳳哥可肯答應我嗎。鳳孫笑道：妹妹說得太客氣。橫豎閒着沒有事。有什麼不可以呢。小鴛見他已經答應。心中更是歡喜得非凡。他便一跳一跳的到後院廚房裏去關照。叫廚子今天午飯早一些兒去開了。

風過靜聽松子落。雨餘閒數藥苗抽。四川地方。本是出藥材的。所在小鴛和鳳孫那時早已並坐在紅葉村裏一株大松樹的底下。但聽松風過處。好像一陣波濤。那松子却隨着風兒。一棵棵的打到小鴛頭上來。鳳孫因新雨初霽。松根底下一棵棵的藥苗。都已欣欣向榮的抽到泥土上面。那碧綠的嫩苗。實在令人可愛。因便細細的數着。小鴛道：鳳哥。咱們帶來了釣竿。咱們還是到前村溪流邊去釣魚兒好嗎。鳳孫道：好得很。倆人于是挽了手兒。走到溪流旁邊。那裏正有一塊光滑的大青石。兩人便並肩坐下。小鴛把手中持着的釣竿。徐徐的放到水面上去。祇見水中有魚三四條。爭來吞餌。鳳孫一瞧。真有巨口細鱗的銀色刀魚。盪漾在溪流的中央。一時心中

感動。便笑嘻嘻的對小鴛說道：鴛妹妹。你瞧這一對魚兒。游在水底。一忽兒東。一忽兒西。好像是個……鳳孫說到這裏。忽又停止了不說下去。用目瞧着。小鴛一面又拉過她右手。接着說道：好像是鴛鴦。潑拉拉的跳着。真好自在。真好快樂呀。恐怕我人真及不了他哩。小鴛聽鳳孫這樣說。因也笑道：鳳哥。你也想着魚水的歡嗎。鳳孫給小鴛這樣一問。臉兒便不覺紅了起來。遂又笑着答道：我想起當初劉先生入川的時候。他曾對孔明說道：孤之得孔明。猶魚之得水也。那魚水之樂。固不但可以譬喻人家夫妻。卽君臣也是一樣的。比方你和我的妹子阿鴛。大家一見如舊。爾便結起姊妹來。那你倆一對姊妹。也可以稱爲歡若魚水。而且真的好像是鴛鴦一對。鳳孫說到這裏。却又沈吟了一回。對小鴛又說道：我現在有一個現成的對兒。說給妹妹聽。妹妹若把他對得好的。我明天就輸你一個東道。若妹妹對不來。你須給我責十記手心。你想好不好。小鴛瞟他一眼。抵嘴笑道：不過哥哥你的對如出的不好。那妹子也要責你手心的呢。說罷。倆人都哈哈的大笑起來。小鴛道：鳳哥。你快慢一些。

笑呀。你快把這對先說出來。好叫妹子想呀。鳳孫道：「這個對就是你和我的妹子兩個名字呀。我說給你對吧。」鳳孫說着，便唸着道：「白家莊上鴛鴦樂。」鳳孫唸罷，又笑對小鴛道：「你想這個對出得好嗎？」鴛就是你。鴛就是我的妹子。小鴛道：「果然出得好極了。不過對也很容易。」妹子如對出了。鳳哥可不要把東道賴的呢。鳳孫道：「你且先對出來。我決不賴你好了。」小鴛道：「那妹子就對「紅葉村中魚水歡。」哥哥，你想可好嗎？」鳳孫一聽，彩道：「這是個本地風光。妹妹思想敏捷，對得工整而又切貼。真不容易。」小兒真是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了。小鴛撲嗤一笑，紅暈了雙頰，含羞笑道：「那麼鳳哥的東道呢？」鳳孫見她馬上就要討東道了，一時却回答不出，因也不禁嗤的一笑道：「東道嗎？妹子喜歡那樣就那樣好了。」小鴛抵嘴笑道：「唔，這個樣子大概是我想賴了。」鳳孫忙道：「不賴不賴，真的我不會賴你的。」隨便妹子心裏喜歡，我都可以依你的。小鴛聽了，笑道：「鳳哥，你這話可真的嗎？」鳳孫道：「什麼不真呢？」小鴛道：「那麼便要你的……說到這裏，祇見她兩頰更起上了一層桃花，便不說下去了。」鳳孫見她

說了半句便即不住說。而且又見她如此嬌羞模樣。心中奇怪。便追問好道：姨。妹妹。你到底要我的什麼啦。你快說下去呀。小鴛被他這樣的逼問着。心想要說出來。但終覺有些兒怕難爲情。後來仔細一想。這裏反正左右無人。那有什麼怕羞呢。因將她的小嘴兒。湊到鳳孫的耳根子旁。輕輕的說道：妹子不要別的。祇要哥哥的一個心呀。鳳孫突然的聽她說出這一句話來。真是萬萬所意想不到。心裏的歡愉程度。實在已超過了沸點以上。他驚奇的道：真的嗎。真的嗎。小鴛見他如此驚奇欲狂的樣兒。因把她的身子整個的湊在鳳孫的懷裏。兩手把自己臉兒捧着。含笑。道：怎能騙你的嗎。妹妹的心也已整個的交給你。鳳孫聽了這話。又見她嬌滴滴怕羞的樣子。一時心裏既感激萬分。又愛她到極點。便也把臉兒湊到她的頸上。偎上她的臉頰。溫柔的安慰她道：多承妹子相愛。鳳孫那裏敢負心。但恐碌碌庸材。幸負妹妹的慧眼。那又怎對得住妹妹和妹妹的哥哥呢。小鴛聽到這裏。忽伸出一隻玉手。向鳳孫嘴上一捫。一面微仰起了頭。水汪汪的兩眼。呆瞧着鳳孫。又含羞的笑道：妹子

尚有一句話要求鳳哥說着。不曉得鳳哥心裏可贊成嗎。鳳孫道：妹子有話儘管說好了。小鶯道：紅葉村中魚水歡。等承鳳哥已經答應妹子了。但白家莊上鶯鶯樂這一句。未知鳳哥可能許我把大姊姊的終身配給我那大哥哥嗎。倘鳳哥能和大姊姊說明白了。那不是真的白家莊上鶯鶯樂了嗎。鳳孫聽了。便拍手呵呵的說道：我也早有此心。但不曉得你的哥哥意下如何。小鶯道：哥哥那裏容妹子前去探聽明白。再作鳳哥的回話怎樣。在妹子想來。我哥哥是贊成也來不及呢。鳳孫笑道：任憑妹子去辦。我是沒有不贊成的。這時小鶯的心中。真是快活得如魚得水了。那時天空中有許多小鳥。咕噪咕噪的飛到樹林陰翳處來。小鶯正待把竿兒收起。忽見一個莊丁。滿頭大汗的跑來。一見小鶯。便氣吁吁的叫道：小姐。大爺叫小的前來關照一聲。說六堵寺的鹿鳴已到莊上了。叫小姐和甘大爺不要回去。鳳孫一聽。哈哈大笑道：這是兄弟的事兒。那裏可以叫璧弟一個人去對付呢。鳳孫說罷。便即站起。開步要走。小鶯意欲阻他。却又那裏阻擋得住。小鶯見他執意不肯。因也祇好和他一

同回來。紅葉村離白家莊，本沒有幾多路，不消半刻工夫，早到莊門。小鴛叫他再三小心。鳳孫一面答應，一面已是跨步進了院子。祇見璧官和鹿鳴坐在堂上。璧官道：冤家宜解不宜結。况彼此都是少林一派，大家更應團結。今若自相殘殺，那不是被人笑話嗎？鹿鳴道：俺不曉得什麼笑話不笑話。俺祇曉得甘某有胆給人一鏢一拳。俺今日前來，也使還他一鏢一拳，決不多放一鏢。多擊一拳，以免轉傷和氣。那時鳳孫正在院中聽得清楚，他便躍身而進。對鹿鳴大聲道：俺甘鳳孫在此。既然你要還俺一鏢一拳，俺就接受你的一鏢一拳，決不抵抗汝的。說罷，他便飛步立到莊門底下。鹿鳴一聽，便就冷不防的一鏢打來，祇見一道寒光向孫看得親切。他待鏢頭剛到腦門前，便不慌不忙的伸出兩指，將來鏢輕輕的握住。一面就向鹿鳴笑道：你的一鏢俺已接受了。這一鏢俺是不還你了。說罷，便把手中的鏢，隨便向院東一慣。那鏢便簌簌的一聲，恰恰飛到箭靶上的紅心圈去。劉慧和衆莊丁一見，便大喝了一聲彩。狂笑道：咱們的鳳師，到底是個天下的好漢。這時鹿鳴帶來的大千紅心，和阿

驚小鷺璧官等。都分立在院子中的兩房。一見鹿鳴的鏢。果不虛發。正要中在鳳孫的腦門。大千紅心自是高興。璧官等却自是着急。不料鳳孫輕輕一伸手。便把鏢接住。大千紅心兩人連連頓脚。阿鷺小鷺等早已大聲叫好。把個鹿鳴直氣滿臉通紅。抬頭見鳳孫。他却早又立在箭靶的中心下。大叫鹿鳴。此時歸不把一拳來還了老子做什麼啦。鹿鳴可在又氣又惱。見他如此得意模樣。他便心裏發狠。撩起大袖。連用全身的力量。猛可的一拳向着鳳孫的腹中打來。小鷺阿鷺都代鳳孫捏了一把冷汗。說時遲。那時快。祇見鳳孫輕輕的把身子向上一縱。那身兒便跳有二丈多高。鹿鳴一拳。却正打在牆壁上。把牆兒都陷到牆上的沙石中去。三尺厚的石牆。竟給他打穿了一個洞。祇聽鹿鳴大叫了聲。那拳兒始終不見回出來。那時鳳孫早已輕輕落地。跳到東邊牆旁。一手把箭靶上的一鏢取下。他又飛步向前。將手中的鏢向後猛擲過去。口中還喊道：還了你吧。話聲未完。祇聽嗤的一聲。那鏢便不偏不倚的正打在鹿鳴的後腦。大千紅心一見。急急的奔前把鹿鳴救去。祇見鹿鳴鮮血直流。

右臂已斷。早已上氣不接下氣。可憐鹿鳴一世英名。便輕輕的送在鳳孫的手中。其實鹿鳴不去。結果他。他早已把身子淘空。遲早要送在女人身上的。現在死在一拳一鏢上。還不是一樣的嗎。這時劉翬見鹿鳴已死。被大千紅心將屍身背了。就逃。意欲追趙。鳳孫攔住他。並向大千紅心高聲道：冤有頭。債有主。鹿鳴萬惡自來送死。與汝等無干。汝等放心走去。俺決不難爲你們的。說着。便拉了劉翬進來。這時第一個喜歡的就是小鴛。她便拍手跳脚的好像小鳥兒一般的舞蹈起來。口中還連連的喊着鳳哥。鳳孫一手拉了小鴛。一手拉了阿鴛。拉開了嘴兒。也是笑個不停。那時壁官也正喜歡得笑都笑不出來。一面握着鳳孫的手說道：大哥真好危險呀。若沒有大哥這一躍。恐怕此刻我們大家已不能再見面了。你瞧他這一拳的力量。直把堅厚得鐵壁似的牆兒。都給他打穿了一個窟窿。若是打在血肉的身體上。真不知要變成什麼的樣兒呢。現在雖已除去了一害。可是這個仇是越結越深的了。恐怕木江僧那裏得知鹿鳴鏢死的消息。一定又有花樣兒來的哩。小鴛聽了壁官的話。心

中忽有所悟。便對璧官叫道：大哥。這裏的白家莊恐怕有些兒靠不住了。依妹子的意見。且把三妹暫叫劉大哥接到月兒溪他的家裏去。璧官道：妹妹。你這是什麼的話。小鴛笑道：哥哥。你這可不曉得了。這時阿鶯、蕊珠、劉釵、鳳孫。個個都聽不懂得。見璧官問着。大家便靜靜的聽小鴛回答出來。但是小鴛却不立刻回答。說大家且到客廳裏坐下了再說。在院子中站着。不是太吃力了嗎。於是衆人便到客廳上。莊丁又搬上好茶。璧官又追問着她。小鴛方始笑道：劉大哥。對於我這個三妹。不是有了兩次救命的大恩嗎。第一次是從繆黑兒的手裏奪回來。第二次便是他別出心裁的醫好三妹悶痘症。這兩次的大恩。不是大家都曉得的嗎。你想。一個女孩兒家。給一個陌生的男子擁抱在胸懷裏。一而再的竟有了兩次。而且又是受了他的救命大恩。這樣。那女孩兒家的心裏。不是要抱着一生的奇恥。永永的不能忘去嗎。既不能忘去這個奇恥。又不能忘去這個大德。且又不能把自己內心的苦衷。向人家明白的告訴。這樣好端端的一個人。不是就要變成悶悶不樂的一個病西施了嗎。我

瞧三妹前兒病中她夢裏的囈語我已早明白她的心裏事了。現在我想把三妹和劉大哥結成了一對美滿的姻緣。且叫劉大哥把三妹接到月兒溪去避一避。一則是恐三妹胆小受不起驚嚇。二則是三妹到了月兒溪便可把老伯和伯母的兩具棺木就便葬在月兒溪上。那劉大哥既有了家眷。三妹也有了一個歸宿。不是大家都很好的嗎。這時大家聽小鴛的議論。真是頭頭是道。件件週到。個個都很贊成。鳳孫在一旁心裏想着。小鴛真是個天下第一有情人。她自己既有意於我。便欲把阿鶯和璧官結成配偶。現在她又要把蕊珠和劉翹也結成了一對。這樣她真可稱謂仁慈的愛神了。但不曉得老劉和蕊珠的心裏究竟怎樣。這倒不能不先來徵求他們的同意。因笑道：二妹的意思。真是兩全其美的辦法。不過我們先得來問一問兩人。可都願意嗎。璧官聽了點頭。便對小鴛努嘴說道：哎呀。妹妹你也不要一味的自己設想。你也得問問三妹的意思呀。這時蕊珠一聽提及了自己的婚事。她早已逃到西廂房裏去了。小鴛笑道：不要逃呀。這裏沒有旁人。有什麼怕難爲情呢。大家都

忍不住笑了。小鴛鵲他一眼，便拉了阿鴛的手兒，也隨着趕到西廂房裏去。這裏璧官也向劉洪問明他的意思，和蕊珠結成夫妻。到底願意不願意，劉慥一聽平空的能得了一個花朵兒般的老婆，心中這一喜歡，幾乎把他直樂得手舞足踏起來。那裏還有不願意的嗎？祇恐怕王小姐心裏不喜歡他，這倒是真。平日一向直直爽爽的劉慥，今天不覺也漲紅了臉，羞答答的對璧官說道：王小姐那裏會要我這樣的，慥人配對哩。大哥你不要代俺癡心，忘了。鳳孫笑道：你不要客氣。王小姐就很好看中你呢。劉慥聽了，把手兒掩了臉，笑道：不該，不該。鳳帥怎麼也取笑起我了。璧官道：那麼你不要管王小姐答應不答應，我祇要先問你可願意。劉慥笑道：單是我一方面願意，那有什麼用處。璧官鳳孫知道這是他願意的表示，因笑道：你自己說是慥大。我看你回答這兩句話，倒一些兒也不慥大。劉慥聽了，站起要走了。早已被鳳孫一把拉了過來。劉慥力雖大，到鳳孫手裏可就一些兒也強不得。鳳孫笑道：別忙，別忙。我們還沒有得到對方的回音呢。你怎的就走呢。劉慥笑道：我不走呀。我去洗

洗手不可以嗎。正在這時。忽見小鴛已一跳一跳的從西廂房裏走出來。滿臉含着笑容。先向劉鰲道賀。喜道：恭喜。恭喜。劉大哥。咱們的三妹是已經應答。鳳孫璧官聽了。便也向劉鰲拱手道：那麼我們也要賀賀你呢。劉鰲一見。回禮不迭。連說不敢。這時他的心裏。却是歡喜得心花朵朵的都開起來。璧官便向劉鰲說道：今夜我便替你們再來辦一個訂婚酒。一則替甘大哥祝勝利。二則替老弟台賀訂婚。劉鰲和鳳孫便忙起來道謝。一時小鴛真樂得好像一隻黃鶯兒。東跳西跳的把大廳佈置一下。又急急的告訴三妹去。此時壯丁們知大爺爲甘爺慶功。又爲劉爺賀喜。個個都分外精神。殺豬宰羊。忙個不停。不說這裏大忙特忙。且說大千紅心兩人。把鹿鳴的屍身抬到六塔寺下院。一面通知江僧。說大師已被甘家小子一鏢打死。江僧聽了。急急趕到下院。祇見鹿鳴右臂已拆斷。腦後中着一鏢。早已一命嗚呼。江僧見此慘犯。心中忿怒。竟欲連夜趕到白家莊和鹿鳴報仇。後經大千紅心再三勸道：木大師千萬不要暴躁。他們莊上防備得鐵桶相似。木大師若一個人前往。這是

萬萬去不得。最好先把鹿大師的屍體。先行化葬後。再把上院下院的衆僧叫集。一齊下山前去。却把白家莊的前後團團圍住。木大師山前門殺人。我卻從後院放火。叫他的莊子付之一炬。化爲平地。將甘家白家兄妹殺得不留一個。那時暫得釋我們胸中的仇恨。顯我們寺裏的手段了。江僧一聽兩人的話。却也有理。把這連夜報仇的心思。也就無形的打消了。但是還有一句話。他不贊成。因就道：甘家小子和白家小子捉來。把他碎屍萬段。替鹿大師報仇。對於甘家姑娘和白家姑娘。她們本來無關。你們千萬不可喪她們性命呢。紅心早知他的意思。便笑道：這樣也好。我們將她活捉來好了。江僧一聽。正中下懷。拱手謝道：好極了。你們瞧見白家的姑娘美麗嗎。紅心道：再好看也沒有了。和甘家姑娘。正是一對瑤台姊妹花。木大師見了。管叫不想飯吃。江僧一聽。喜得心花怒放。一面把鹿鳴化去葬好。一面叫上下兩院衆僧。快快預備起來。攻打白家莊。我的禿筆回頭又要講鳳孫璧官等衆人大開喜宴。慶功賀喜。他們衆人已團團的坐了一樣子。祇見廳上高燒紅燭。像同白晝一樣。

劉戇本來是個有說有答天真爛漫的人兒。今夜倒變成了一個羞人答答的新官人了。阿鶩小鶩見他這個樣兒。更加要捉弄他取笑他。小鶩道：劉大哥。今天是你和三妹妹的大好日。我們應該各人賀你倆一盃和合酒呢。大家聽了。都拍手大笑。正在此時。突見一個壯丁。急急奔入。大叫道：衆位大爺小姐不好了。六塔寺的木江僧。帶領了許多衆徒。各執槍刀火把。說是要圍着咱們壯了放火替鹿鳴報仇哩。衆人大吃一驚。個個面上失色。劉戇一聽。便躍身跳起道：咱們先迎上去殺他們一陣吧。鳳孫璧官阿鶩小鶩四人聽了。都說有理。各人遂去拿取傢火。分頭防備。欲知後事如何。且瞧下回分解。

大可山人奇仙評

小鶩對鳳孫的好事。一爲報恩。二爲愛才。祇有小鶩自己知道。

鹿鳴尙未到來。小鶩却先把鹿肉鹿肝分給鳳孫等各人嚐着。那便是鹿鳴送死的預兆。

紅葉本是慣替人作媒的東西。小鴛跑到紅葉村裏。把自己的心事。和鳳孫羞答答的說出。却又要替阿鶯璧官做媒。這並不是小鴛的貪心不足。實在是她推己及人的一片好心。

鳳孫一見魚兒。便出了一對。小鴛對出了。却要鳳孫的一顆心作個東道。這個東道真賭得聞所未聞。千古少有。却又點明鴛鴦樂三字。爲兩人得鴛鴦劍。成魚水樂張本。

寫鳳孫不要璧官獨擋鹿鳴。真是有肝膽。

鹿鳴一拳打來。鳳孫便把身子跳起。此處雖未明言。這大概就是璧官教他的。祇可智取。不可力敵。八個字吧。

鳳孫人向前奔。鏢向後發。而能打中鹿鳴的後腦。打中的鏢。而且又是鹿鳴先後發出來的。鹿鳴真可謂自來送死。與鳳孫乎何尤。鹿鳴的一拳。陷在壁上。把自己的臂兒都打得折斷。這一拳若打在鳳孫的膠

上。那鳳孫還有命活嗎。

小鴛要把蕊珠劉翹兩人結合。小鴛真是蕊珠第一個知心人。

蕊珠劉翹正飲和合盃兒。莊丁又忽報江僧前來報仇。一天好事。又變成平地。
鳳波

第十二回 木江僧一打白家莊 甘鳳孫巧遇畢鶴年

木江僧自聽了大千紅心兩人的勸阻。本已打消連夜報仇的心思。不料剛把鹿鳴的屍體用火化葬完畢。忽見山門外來了一個跛足頭陀。和一個帶髮的女尼。一見江僧。便口喊木大師。好多日子不見了。你和混大師兩個人都好嗎。江僧一聽。連忙把身兒站起。一面閃出手來。和兩人緊緊的伸握一回。口中了却着哈哈喊道。覺海禪師。慧雲師太。你們來得正好呀。咱家正苦着沒有人替鹿大師報仇呢。說到這裏。忽然又揮淚向兩人放聲大哭起來。覺海和慧雲一見江僧這樣的情形。心中真不

勝驚訝。因急急的問道。木大師。這是什麼話。好叫俺們真難懂呀。江僧祇是號哭不止。覺海又道。你這時且別傷心。說出了道理。也好叫俺們想法啊。江僧因便收束淚痕。一手拉了覺海。一手拉了慧雲。向裏面跑進去道。這話說來很長。咱們裏面來談吧。這時三人坐在木江僧的密室裏。小沙彌泡上好茶。江僧便開始把自己受了甘鳳孫小子兩次的虧。鹿鳴大師氣不過。便替我去報仇。不料在白家莊竟被這小子又一鏢打死了。可憐鹿大師竟輕輕丟送在他的手裏。此仇不報。叫咱家怎能再見天下的英雄呢。江僧說罷。不覺又大哭起來。覺海聽罷。便也恨恨的切齒道。什麼有這樣巧的事呀。俺的師兄鐵臂道人。和雲師太的姊姊。慧貞師太都給畢鶴年小子一劍砍爲兩段。俺因探聽得畢鶴年在離塵島被官兵殺得不能存身。這幾天便要入川。故咱特地投奔到這裏來。意欲報咱們師兄和她的姊姊殺身的仇恨。不料鹿大師也遭人暗算了。這真是天喪咱們的一臂了。覺海說罷。竟也揮起淚來。慧雲道。現在事已如此。哭也無益。我想我們不如連夜前去趁他們不作防備的時候。把這

甘小子捉來。跪在鹿大師的靈前。做個祭品。那鹿師雖死。不是也可以瞑目消憾了嗎。覺海道：咱們把鹿師的仇先報了。然後請木大師再幫着咱們先報師兄和師妹的仇吧。這時江僧給他們兩個你一句我一句。說得沒有了主意。一面點頭稱善。一面遂又叫大千紅心兩人。把六塔寺上下兩院壹百多個的僧徒齊集大殿。個個手執闊刀。點了火把。連夜向白家莊前去報仇。大千紅心見寺中來了兩個幫手。心中也非常的高興。一面傳令叫衆僧齊集。一面叫執着火把。在大殿外候令出發。祇見覺海手持鋼叉。慧雲手持兩柄利劍。江僧手持純鐵禪杖。大家結束定當。却由大千持着撲刀。帶了二十人爲第一隊。向前引路。衆人在後分隊跟着。真是浩浩蕩蕩。殺奔白家莊來。時已二更天氣。第一隊剛從鳳凰坡翻下。便見白家莊門外靜悄悄的。一無聲息。大千心中很是得意。以爲到了莊上。便可把前後團團圍住。放火一把燒去。不怕他們不一個個的生擒活捉了來。那時紅心帶了第二隊。江僧帶了第三隊。覺海帶了第四隊。慧雲帶了第五隊。每隊各二十人。正在向前疾進。江僧突然見第

一隊。方在走過莊前石橋。祇聽莊上一片喊聲震天。那亂箭便好像雨點一般的射來。却把大千帶領的二十人。射死了一半。祇聽撲通撲通的一陣水花飛濺。那屍身則紛紛跌入莊前的小河裏去。大千冷不防莊上有這喊聲。心中一慌。連忙抬頭瞧去。祇見莊上却仍是一片黑暗。不見隻影。但聞狂風颯颯作响。一時飛沙走石。喊聲又大响起來。好像有千萬人馬殺奔前來似的。大千心驚胆落。不敢前進。說時遲。那時快。紅心的第二隊。江僧的第三隊。統統已向後擁上。却把大千帶領的七八個剩餘的人。反而退在第三排了。這時莊上又是一片一聲。一陣亂箭。江僧叫人紛紛退後。吩咐衆僧破口大罵。一霎那間。祇見莊門大開。火把通明。却擁出左右兩翼人馬來。左翼爲首的。是一個頭裏綠綢。身穿紅靠的少女。手拿一柄長劍。江僧定睛一見。認得是甘阿鶩。心中非常歡喜。意欲把她引到僻靜的地方。施用手術。先將她捉回山去。因此他便笑嘻嘻的對阿鶩喊道。這不關小娘子的事。鹿鳴是你哥哥殺死的。你快叫你哥哥出來好了。咱家不來爲難你。小娘子你快隨咱家去享福吧。江僧話

聲未完。祇見那右翼的首領。早已一馬當先。奔殺過來。見是白璧官。他手執寶劍。便指着江僧大喝道。好個不安分的禿驢。半夜帶領許多僧徒。胆敢來搶俺的莊子嗎。不要多胡說了。看劍說罷一聲。早已一劍劈來。江僧一見璧官來勢兇猛。便跳出圈子。避過劍鋒。一面也大聲罵道。這廝好生無禮。一面使用禪杖向璧官後腦上猛擊過去。璧官兜轉馬頭。躲過一杖。就是攔腰一劍刺去。江僧早就拖杖縱身跳起。兩人一來一往。撕殺起來。這裏阿鶩也早馬到。紅心也忙迎上前去。抵住這邊莊丁。那邊衆僧。大家都吶喊助威。四個人分作兩對。殺做一團。這時大千趁着他們混亂之間。便領了四名僧徒。偷偷的走到莊後放火去。不料莊後樹林裏。突然跳出一個紅臉大漢。帶領了十多個莊丁。埋伏在草堆裏。大聲叫道。何處賊禿。敢在這裏撒野。老子劉洪等候好久了。大千因被方才亂箭嚇了一跳。此刻突遇劉慧向草堆中跳出手。持亮晃晃的大斧。聲如巨雷般的宏亮。早已大吃一驚。冷不防劉慧飛起一腿。早把大千手中所持火把。跌下在地。大千見不是路頭。祇好連忙把背上撲刀拔出。向劉

釵兜頭一刀斫來。劉釵不慌不忙。把大斧向上擋住。這一下相碰。大千不覺虎口大震。手疼非凡。大千胆怯。劉釵力大。那裏戰鬪得過。但大千身輕。跳躍很是敏捷。劉釵一斧劈到東。大千身子跳到西。劉釵一斧劈到西。大千身子又跳到東。劉釵見劈不中他。心中急得滿頭大汗。一時性起。索興向前猛力撲去。大千沒防。他會從正面撲來。一個站脚不住。兩人都跌在地上。大千被劉釵壓在一面。竟是動也動彈不得。劉釵哈哈大笑。一面偷出右手。將大千衣領抓住。把他頭用力揪在地上。好像在蜈蚣嶺上打虎的一般。大千給他打得透不過氣來。大喊饒命。劉釵一面大罵狗頭。一面從地上拾起利斧。正欲一斧斫下。却見莊丁們已一擁上前。取出繩索。口叫劉釵。待小的們將他細縛。送到後院。待大爺親來發落。劉釵一聽。便叫他們細縛得緊。不要把這廝放去。大千見身子被縛。口中便大叫木師救命。劉釵一聽。一陣狂笑。又把大千的衣角扯下一塊。搓成一團。滿滿的塞在大千嘴裏。那時大千領來的四個徒僧。已被衆莊丁殺死一個。其餘三個見大千被擒。便向後就逃。劉釵一個箭步。大喝一

聲往那兒逃。祇見三個人便驚得跌倒在地。劉翫大喊下處。早已血水飛濺。一個個見閻王去了。劉翫還想到莊前去兩面夾攻。正在飛步轉入灣處。突然橫裏迎來一人。和劉翫撞了一個滿懷。劉翫抓來一瞧。那人不是別個。却是蕊珠家的老僕高興安。他一見劉翫。便哭喪着臉兒。喊道：姑姑姑爺……不好了。我家小姐被一個賊禿。又搶着背去了。劉翫急道：莊門好好兒的關着。那賊禿從那裏來的。興安道：他從牆外跳進來的。請姑爺快快向東面去追回來吧。劉翫一聽。更不打話。提了大斧。急急向東追去了。且說莊前壁官阿鶩和江僧紅心殺做一團。紅心見他倆人騎在馬上。用力向下一掃。劍光到處。但見僧頭滾滾落地。這樣咱們不是很吃虧的嗎。他因此捨了阿鶩。跳出圈外。悄悄吩咐衆僧。把他倆人騎着的馬用刀斬去。衆人一聽。個個奮勇上前。這時阿鶩壁官正在注意江僧禪杖。那裏顧及衆僧暗算。江僧見兩人雙劍並下。愈加把禪杖舞動得五花八門。左右招架。一些兒沒有破綻可尋。三人約戰了五十個回合。不料阿鶩的馬脚。竟被一個矮子僧用刀斫去一隻後足。那馬負痛。

便把足向上跳。起幾乎把阿鶩掀翻馬下。璧官一見。連獨力敵住。江僧見阿鶩的馬突又跳起丈高。向前猛力的衝去。把衆僧都踐踏得粉粉倒地。江僧此番前來。一爲報仇。二爲阿鶩。今見阿鶩馬已傷足。跳到荒地前去。他那有心思戀戰。璧官因此賣個破綻。跳出圈子。便緊緊向阿鶩追去。璧官待要阻攔。却被紅心帶領衆僧團團圍住。璧官舞動寶劍。祇見雪花點點。鮮血飛飛。殺了一批。又來一批。這時莊丁們也一擁上前。刀對刀。槍對槍。白家莊的門前。差不多成爲屍橫滿地。血流成渠。且說這時阿鶩的馬。向前狂奔十里。看看力竭血枯。實在沒有氣力再跑。那馬竟慢慢的睡倒地上。阿鶩祇才放了疆繩。急忙跳下馬來。意欲趕回莊去。忽見江僧持杖早已追到。大叫小娘子快快跟回咱家回寺去。一定給你許多好處。阿鶩聽了。不覺柳眉倒豎。杏眼圓睜。怒罵賊禿。休得放肆。照劍。兩人便在荒野中的月光下又大戰起來。一個上下飛無。一個左右開攻。劍來杖架。杖去劍擋。兩人戰了約有一百多個回合。仍是不分勝負。這時大家正在想一個出奇制勝的法兒。江僧見阿鶩一劍對準自己。

頂門劈來。一時心生一計。祇聽口中啊呀一聲。便急倒退數步。却把身子仰天跌倒。這個擺佈。名叫烏鴉晒翅。阿鶩不知是計。在黑夜中還道江僧果然中劍。心裏喜歡。便立刻飛步上去。又是一劍向江僧胸口刺來。江僧一見阿鶩果然中計。冷不防飛起一腿。正巧踢中阿鶩的手腕。祇聽噹一的響。那口劍早已落地。江僧便順手把禪杖在阿鶩小腿上輕輕一掃。阿鶩覺得一陣酸痛。身子便搖了一搖。江僧見正是時候了。他便霍的從地上跳起。輕舒猿臂。將阿鶩挾在腰際。向身後旋了一轉。那阿鶩的兩手連同週身。早給江僧腰間圍着的一條絲帶軟軟縛住。江僧見她不能動彈。心中一陣快樂。一手又把帶子抽緊。好像老鷹抓小鷄般的。把阿鶩帶到鷄鳴山的六塔寺去了。到此作者祇好把阿鶩江僧暫時丟開。回頭來再講第四隊的覺海。第五隊的慧雲了。原來覺海慧雲兩隊僧衆。剛剛走到鳳凰坡下。冷不除黑暗中呼哧的放出兩枝袖箭。覺海眼快連忙把頭一偏。那一枝箭便向覺海的頂門上穿過。正中在坡下的松樹上。一枝却不偏不倚。恰恰中在慧雲的小腿上。慧雲見有了暗箭。

連忙俯身把箭拔出。一面向身邊取出傷藥敷上。一面把裏面衣服割下一塊扎好。這個時候。右有鳳孫。左有小鴛。從樹林兩旁飛神般把去路欄住。覺海慧雲見果有人擋住去路。便拔出鋼叉利劍。揮衆向鳳孫小鴛抵住。慧雲在火光中見鳳孫一標人材。英俊非凡。覺海見小鴛柳眉杏眼。櫻口雪齒。真是個美貌姑娘。兩人心中都非常的愛慕。所以覺海直向小鴛進攻。慧雲祇向鳳孫交戰。四人約戰五六十個回合。覺得工力悉敵。真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四人心中都暗暗喝了一聲彩。這時慧雲見不能向鳳孫取勝。心中突生一計。把手中寶劍。虛向鳳孫一晃。却把身子跳出圈外。向前落荒而走。鳳孫恐她施用暗器。一面着意防她。一面向前緊追。慧雲恐鳳孫不趕追來。却故意時時回過頭來。瞧鳳孫。鳳孫明知是計。但心中想道。諒你一個女子。我難道怕你嗎。所以仍不肯放棄。緊緊相隨。因此一個逃。一個追。看約有五里路程。那夜正是星月暗淡。不時有狂風起落。但見前面一帶叢林。風吹木葉。其聲蕭蕭。好像猛獸怒吼。倏忽之間。慧雲早已不見影兒。鳳孫大喝一聲妖尼向那裏逃。

便又向前疾追。不料叢林之前。却是一帶溪流。那溪雖狹。却是頗深。鳳孫一心祇顧向前追趕慧雲。那裏防到前有一溪。所以兩腳落空。身子便完全跌入溪水中去了。慧雲聽見後面碰的一聲。知道鳳孫一定不留心跌入溪中。不覺心中大喜。她便急回身。把背上負着的一網。輕輕向溪上一洒。那時鳳孫正巧一躍上溪。不料正鑽進在網內。慧雲更喜得心花怒放。連忙一手把網繩收緊。那鳳孫的身子。就好像被漁人捉魚般的。早已罩進在裏面。慧雲見了。一面哈哈笑道。我的好孩子。你不要急。跟了姑姑一道去。包你稱心樂意呢。鳳孫見身已被縛。又聽她當面侮辱。口中便不住的大罵道。妖尼。俺鳳孫被擒。是跌在溪中。那裏是你的本領。你胆敢當面糟塌老子。說罷。也冷笑了一聲。慧雲一聽自己捉住的。原來就是甘鳳孫。心中一陣歡喜。又是一陣懊惱。因也向鳳孫說道。你這人真不知利害。你把鹿鳴一鏢打殺。那江僧是要把你的心肝挖出作祭品哩。你現在到底要活要死。要活的那你能夠答應我一句話。我馬上就可以釋放你。你如不答應。我便將你立刻交與江僧發落。鳳孫一聽。不

覺更加火上添油，因呸了一聲罵道：「不要臉的妖尼，要殺就殺，不必多言了。」正在這個時候，那小鴛也正向前追來，後面却緊緊的跟着覺海。原來小鴛見鳳孫追趕慧雲，惟恐有失，故棄了覺海，也向後追趕上來。誰知覺海那廝偏偏追一陣，戰一回，一路上耽擱了許多時候，所以待小鴛追到，鳳孫已在網中。那時小鴛一見鳳孫被妖尼用網縛住，便立刻飛步用力來搶，但後面的覺海亦已趕到，慧雲一面用劍抵住小鴛，一面把網緊緊一抽，打了個結實，把鳳孫吊在一株大松樹上。一面揮動雙劍，來鬥小鴛。小鴛見前有覺海，後有慧雲，林中地方又小，不能施展，她便縱身一躍，跳出三丈路遠的曠野上，舞動雙劍，使展生平工夫，直取兩人。覺海慧雲那肯示弱，各執傢伙夾攻小鴛。小鴛心中紀念鳳孫，不知有無受傷，心無二用，因此小鴛的劍法也漸漸的鬆懈起來，看看有些招架不住了。那後面四十個衆僧，又是一陣狂喊，撕殺過來。小鴛心中一慌，那手中兩把寶劍，便被覺海慧雲兩人擊落在地，慧雲飛起一腿，小鴛縱身一躍，跳起丈高，那落下時又被石子一拌，竟倒在地上，慧雲方欲舉

劍便劈小鴛。正在危急萬分。突見前面林中竄出三個少年。一個便是鳳孫。其餘兩人不知姓名。年紀如平更輕。祇聽爲首的那個少年。大喊妖尼休得無禮。說時遲。那時快。那少年手持一劍。早已到了眼前。他向慧雲要劈下的劍鋒。輕輕格住。祇聽察的一聲。那慧雲的寶劍。早被削爲兩段。不知那兩個少年究竟是何人。且待下回再詳。

大可山人奇仙評

江僧要替鹿鳴報仇。覺海要替鐵臂道人報仇。慧雲要替慧貞師太報仇。直回應到鸚鵡劍中的第二十五回。第二十七回。

寫衆僧由六塔寺出發。分作五大隊。一到鳳凰坡。第四第五兩隊首先遇伏。第一隊則到莊前遇亂箭。又到莊後遇。鱸分頭寫去。並沒一些漏筆。直是施耐庵水滸筆法。

江僧注意阿鴛。覺海注意小鴛。慧雲却注意鳳孫。寫盡淫僧淫尼。都是好色之

輩。

鳳孫被網。小鴛被跌。這時若沒有林中竄出三人前來相救。真要把閱者急煞。惟阿鶯被擒。蕊珠被劫。本回則尙無下落。

江僧的仇人。是甘鳳孫。鐵臂道人的仇人。是華鶴年。惜乎鳳孫鶴年都在他們面前。仇却是報不得。

